

目录

CONTENTS

2025年秋季号（总第96期）

编委会主任: 李修文 古新功
编委: 李修文 古新功
申东辉 曾怡
蔡家园 沈小群
主编: 蔡家园
副主编: 彭霞
编辑部主任: 王桐贵
责任编辑: 张亦扬

编印单位: 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辑: 《湖北作家》编辑部
刊址: 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翠柳街1号
邮编: 430077
电话: 027-68880630
传真: 027-68880650
E-mail: hubeizuojia@163.com
印刷: 武汉鑫佳捷印务
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武汉艺唐广告
有限公司
发送对象: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印数: 4800册
准印证号: (鄂)4200-2025187/连
印刷日期: 2025年10月

湖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特别关注

- 4 湖北省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总结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部署推
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 6 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开幕
- 8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吴义勤一行来孝感调研
- 10 湖北省作协第23期“东湖青年文学沙龙”
在武汉轻工大学举办
- 14 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揭晓，湖北文学成果
丰硕

本期聚焦·儿童文学创新发展

- 16 近年来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群观察/周长超
- 22 湖北儿童文学：地域文化的传承与突围/周璐
- 26 极目楚天舒——湖北儿童文学漫议/汤素兰
- 31 现实主义传统下的叙事突破/周聪

创作心路

- 35 与笔结缘/曹文乾
- 38 一位中专生的人生三道“门槛”/戴益民

序跋选粹

- 42 一个人的文学清欢/冯汉斌

作家访谈

- 47 以笔为杖，探向人性深处的暗礁与微光/阮
仲谋

作家印象

59 我与刘不朽先生的过往/谢群山

新作快评

62 一部“冒犯之书”——读萧袤的《解忧公主和翼马》/刘秀娟

68 从肉瘤到翅膀，一次艰难的探索与飞跃——
废斯人《你好，怪人》简析/胡纯琦

72 创造真善美的世界——读温新阶先生的
《乐园志》/梁春云

77 诗意而秀美的乡村——读冰客散文集《汉
江书》/龚丽丽

会员茶座

81 桃花源寻牛记/段吉雄

85 书事记/甘武进

94 我的篾匠师傅/王健

102 离不开的懒豆腐/高岸东

八方文讯

107

新书展台

112

封二 湖北文学在行动

封三 作家风采·马南

彩页 湖北文学在行动

湖北作家

2025年秋季号

总第96期

瞭望湖北文坛的窗口
沟通作家读者的桥梁

湖北省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总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部署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9月12日上午，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作协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主持会议，做学习教育总结，并安排部署推进省作协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工作。

古新功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省作协把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聚焦主题抓学习，坚持开门教育查问题，突出解决问题抓整改，立足群众满意抓评估，作协广大党员干部经历了一次集中而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锻炼、政治历练和作风锤炼。作协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进一步提升、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纪律规矩意识进一步增

强、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更加昂扬、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学习教育特点鲜明，成效明显，完成了学习教育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

关于推进省作协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古新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抓作风建设的思想认识。通过多渠道多形式，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筑牢思想堤坝。特别是结合文学战线特点，突出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行风建设，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追求德艺双馨，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堤坝，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融入日常。要做好监督执纪，持续有效抓好问题整改整治。特别是聚焦文学评奖、项目申报、经费使用、出版发表等关键领域和环节，加强监督检查，深化风腐同查同治。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引导党员干部和广大作家将精力集中到出精品、攀高峰上来，组织实施好重点文学创作项目，办好品牌文学活动，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持续深化“作家之家”建设，用心用情为作家服务，为基层解难，不断优化文学生态。他希望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过硬的政治素养、强烈的责任担当和严实的工作作风，不断创造新时代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优秀成果，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新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省作协在家的党组成员、副主席，二级巡视员，省作协机关及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干部参加此次会议。

2025 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武汉开幕

长江左岸，秋风轻拂，夜色如诗。9月12日晚，以浩瀚江流为幕、辽阔苍穹为景，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武汉汉口江滩盛大启幕。在“江岸—江面—天际”贯通一气的立体舞台上，长江文化澎湃绽放，大江之上尽显东方气象。

母亲河长江滚滚流淌，长江儿女深情咏唱。从藏族民歌《次仁拉索》到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从湖北民歌《洪湖水浪打浪》到江苏民歌《茉莉花》……民歌荟萃《欢乐长江》以美妙的歌声，再现了万里长江流经雪域高原、巴山蜀水、江南水乡，润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风土与民情。

编钟民族管弦乐《长江四季》钟磬和鸣，如江水奔涌，绘出四季壮美长卷；荆楚创演秀《激情神武侠》刚柔相融，展千年侠魄；情景舞蹈《楚辞·九章·涉江》长袖翩跹，似见屈子行吟江畔的孤傲求索；楚歌《水调歌头·游泳》声遏行云，气贯星河，唱响长江豪情与时代胸襟。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埃及民歌《尼罗河畔的歌声》到印度尼西亚民歌《美丽的梭罗河》，从俄罗斯歌曲《海港之夜》到加拿大民歌《红河谷》……中外歌唱家联袂合唱《美美与共》，共奏世界文明“大河交响”。

开幕式围绕“人民母亲河”“生态长江”“文化长江”“开放长江”“长江新时代”五大主题，凸显“文化+科技”相交融，为广大观众奉献一场沉浸式的长江文化艺术盛宴。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还将举办“新象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影动长江”全国主题摄影展、“映像长江”电影周、“聆听长江”音乐周、“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视听长江”网络传播周、“书香长江”阅读周、“遇见长江”文学周、“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对话长江”学术交流、“唯见长江”艺术季闭幕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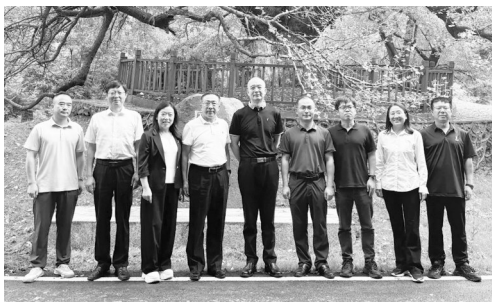
2025长江文化艺术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指导，湖北省人民政府、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光明日报》记者王建宏、张锐）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吴义勤一行来孝感调研

9月13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崔庆蕾一行赴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安陆市钱冲、云梦县博物馆、祥云湾开展经典文学的传承与高质量发展专项调研。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家园以及孝感市委宣传部、文联（作协），安陆市和云梦县相关负责人陪同。



调研组一行到安陆市考察调研

在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调研组实地了解革命旧址保护与利用情况，听取了有关红色文化遗产和红色旅游发展的介绍。

在安陆市钱冲古，调研组实地察看千年古银杏群落，听

取了生态保护、文化挖掘和旅游开发情况介绍。

在云梦县博物馆，调研组细致察看馆藏文物与地方文献，详细了解云梦作为文化名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学传统。吴义勤频频驻足，与县作协负责同志、本地作家交流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实现经典文学的当代转化与创新表达。

在祥云湾，吴义勤与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孝感市作协主席方东明等亲切交谈，关心市、县级作协工作开展情况及基层作家的创作与生活状况。

调研中，吴义勤强调，基层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县域作协要主动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文学精品。要不断优化文学传播路径，积极拓展文学与教育、旅游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为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调研组一行到云梦县考察调研

湖北省作协第23期“东湖青年文学沙龙”在 武汉轻工大学举办

6月28日，湖北省作家协会第23期“东湖青年文学沙龙”在武汉轻工大学金银湖校区成功举办。本次沙龙由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和创研部主办，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承办。沙龙聚焦“新时代与新大众文艺”主题，汇聚全省文艺评论骨干与学术新锐，围绕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征、演变与价值展开了深入研讨。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武汉轻工大学党委书记严冀钢出席并致辞。湖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申东辉，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教授叶立文，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专委会副主任、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保昌，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院长熊文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杨全，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张贞，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梅兰，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三届签约评论家等三十余人参加。

在开场环节中，熊文军代表承办方致欢迎辞，介绍了武汉轻工大学

文传学院的学科特色，并阐述了“新大众文艺”正是新时代文艺生态变革的鲜活样本，学院愿以本次沙龙为契机，推动武汉轻工大学与湖北省文艺评论领域与创作领域的多维对话。

古新功在致辞中强调，举办“东湖青年文学沙龙”是省作家协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党中央关于文化强国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新大众文艺”作为新时代文艺形态的典型表现，既延续了文艺的人民性传统，也因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多元化、互动化、产业化的新趋势。他鼓励青年评论家要把握时代脉搏，深刻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内涵与价值；要发挥文学评论作用，激发新大众文艺创作的活力与潜力；要加强对新大众文艺作品的理论研究，推动湖北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为湖北文学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严冀钢表示，本期沙龙聚焦“新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主题，契合当前文化领域的前沿热点，是湖北省作家协会对轻工大学学术能力的信任，更是对该校深度参与文化强省建设的期待。学校将进一步拓展与省内外文艺界、学术界的合作交流，为推动湖北文艺发展、培育青年文艺评论人才贡献更多“轻工力量”。

本次沙龙环节由叶立文召集。在“题旨说明”环节中，本次沙龙主持人、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评论家、武汉轻工大学青年教师汪亚琴谈到，视频化阅读、实时传播、交互体验、产业化是“新大众文艺”的显著特质。但人民始终是文艺生活的主体，民族化的形式与大众化的审美一直都是文艺不变的评判标准。要呼唤更加灵动有力的批评语言和评价体系，引导新大众文艺既要保持量的繁荣也要做到质的提升。

刘保昌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概括出新大众文艺的三大特征：多元性、在地性与功利性。他认为，尽管媒介技术带来了创作自由与内

容繁荣，但作品同质化、叙事套路化等问题依旧严重，文艺的经典化仍需长期沉淀与审美引导。

黎杨全认为，新大众文艺具有形塑国民精神、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国家形象等功能。所以为了引领新大众文艺的建设发展，要改革或者管理好平台，促成一种正向的活态文化，应该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严肃的主题，打破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式的想象。新媒介激活了大众创作热情，流量机制对文艺创作的过度影响。如何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守住价值底线，是新大众文艺亟待回答的问题。

张贞从“作者之死”理论出发，深刻分析了新媒介背景下作者身份的裂变与重构。她认为，当短视频、AI文本等打破传统写作逻辑后，文艺创作呈现出“素人写作”“集体写作”“机器参与”“文化心理原型回



湖北省作协第23期“东湖青年文学沙龙”在武汉轻工大学举办

归”等复杂特征。

梅兰认为目前探讨的新大众艺术的范畴非常广泛，目前需要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将新大众艺术囊括进来，并明确其界限。并提出，研究新大众艺术，不应该过于偏向文学史和技术方面的研究，要深入艺术内部，从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等角度，来说明新大众艺术内涵的变革。

在自由发言阶段，梅兰、叶李、吴佳燕、汤天勇、李汉桥、陈澜、喻晓薇、李海音、周聪、余存哲、吕兴、张智谦等评论家，围绕“新大众艺术”创作主体、创作机制、运行机制、媒介化、产业化、经典化等关键词展开激烈讨论。从“新媒介带动创作结构的重组”，到“短视频如何重述艺术经典”，再到“素人创作如何突破同质化桎梏”，与会学者在开放讨论中不断激发思维火花，开启了一场关于“新大众艺术”的话语风暴。

申东辉在沙龙总结环节，对本次沙龙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新大众艺术是正在发生的艺术形态，我们要抵制困扰和诱惑，不浮躁，坚持守正创新，让我们的文学之路更平稳、更扎实。

此次沙龙是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三届签约评论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集体研讨。未来，“东湖青年文学沙龙”将继续秉承立足湖北、放眼全国、面向未来的活动理念，为构建具有荆楚特色的艺术评论体系，助力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揭晓，湖北文学成果丰硕

9月20日，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揭晓。湖北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文联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作品《木棉或鲑鱼》，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班宇作品《飞鸟与地下》荣获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长江文艺》首发的四部作品获奖，分别是老藤的中篇小说《熊出没》（发《长江文艺》2024年第1期）、班宇的短篇小说《飞鸟与地下》（发《长江文艺》2024年第1期）、鲁敏的短篇小说《暮色与跳舞熊》（发《长江文艺》2022年第11期）、贾梦玮的散文《摇篮》（发《长江文艺》2023年第6期）。长江文艺杂志社四位责编何子英、喻向午、吴佳燕、丁东亚荣获编辑奖。

“百花文学奖”是国内颇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之一，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品牌期刊《小说月报》“百花奖”，创始于1984年，是国内首个采用读者投票方式评选的文学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赞誉为当代文学界的“大范围民意测验”。每届评选都受到作家、评论家、编辑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广大热心读者踊跃参与投票，新闻媒体积极报道评选结果，颁奖盛典因此成为备受瞩目的中国文坛之盛事。本届评选中，共有45部作品荣获8类文学奖项，27位文学期刊编辑获得编辑奖，30位读者荣获读者奖。



获奖作品
《木棉或鲑鱼》

作者
李修文

授奖词

李修文将《木棉或鲑鱼》的暮年情感风暴，置于南海孤岛与台风的自然巨幕下。那场命名模糊的台风，构成了一段情感抉择的绝境寓言。台风过境，留下残骸，这既是人生无常的冰冷刻痕，更是风暴幸存者在废墟之上，对生命意义与情感关系进行沉痛追问的起点。



获奖作品
《飞鸟与地下》

作者
班宇

授奖词

“我”与小柳的双声部讲述，非指向历史的单向复原，而是在叙述的罅隙与歧义中，班宇以《飞鸟与地下》呈现父辈“工业人”身份与子一代精神漂泊的代际地图。“飞鸟”在超现实的光晕下，成为反抗虚无、丈量个体存在价值的深刻隐喻，而“我”于地下的砖石间，寻找失落的历史回声。

近年来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群观察

■ 周长超

湖北儿童文学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力量，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并驾齐驱，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创作优势。近年来，湖北儿童文学作家人才辈出，传承有序，涵盖了多个代际的作家，佳作迭现，作品传播广泛，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引人瞩目的“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群”。

湖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丰富而多元，新文化运动时期，废名创作出《竹林的故事》《桥》等作品，被视为儿童小说的先驱，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经过几代作家的不懈努力，湖北儿童文学逐渐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融合地方文化特色的独特风格，以其多元化的创作手法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认可。眉睫教授在《五代人，共同创造了湖北儿童文学创作的奔流》一文中，将湖北儿童文学作家划分为五代人。这种代际划分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时间作为线索划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湖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整

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儿童文学的同频共振，也展现出湖北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创作实力。

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群的形成，得益于湖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荆楚大地位于中华大地的中心地带，是中华文明的关键发源地之一，形成了涵盖从远古人类文化到现代红色革命文化、当代奋斗精神等丰富多样、内涵深厚的荆楚文化、三国文化、长江文化。湖北历史上涌现出众多文学巨匠，如屈原、宋玉、曹禺、闻一多等。湖北自然风光旖旎，有长江三峡、神农架等独特的生态系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如汉剧、楚剧、黄梅戏等地方戏曲，以及湖北大鼓、湖北评书等说唱艺术。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如鄂西土家族的节庆民俗、江汉平原的农耕习俗等。这些都为湖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湖北还具有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湖北儿童文学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传承有序、继往开来的创作梯队，在创作题材和体裁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涵盖了儿童小说、诗歌、科幻、童话、寓言等多个领域，省作协高度重视儿童文学创作，例如省儿童文学年会、如果儿童文学论坛等文学活动与创作交流频繁，湖北也拥有众多知名高校和专业的儿童文学出版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出版和交流学习平台。

2019年，董宏猷在“长江的孩子”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系列丛书出版时发言说：“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长江文明自然会孕育出独特的儿童文学之花。”丛书冠名“长江”，“尊崇的便是长江面朝大海，容纳百川，坚韧奔流，滋润万物的精神。”长江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了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视角与人文情怀，使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强大的地域文化优势。

湖北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反映了湖北儿童文学作家对

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即使不以地域和长江文化为背景的作品，仍然凸显出文化地理意义上的长江风格，包括离骚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气质，长江流域的地域风情、民间文化，以及荆楚大地人民乐观、坚韧与包容的精神特质。

总结起来，湖北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的艺术特征：

一是关注重大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深刻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

儿童文学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顽童母题，书写孩子无拘无束自由张扬的天性。然而，少数儿童读物把顽童书写极端化，消解了其中关于爱与成长的精神内核，拒绝描写一切深邃的思想和有挑战的生活，将顽童叙事异化为反智狂欢，用糖衣炮弹包裹的娱乐至死，正在消解童年应有的生命重量。与此对照的是，也有一些作品坚持对一些深沉的、厚重的，对社会和人生问题、苦难与艰辛生活的描写，成为儿童读物中的坚定的少数派。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儿童文学的根本原则，儿童文学需要，也必须介入复杂的、广阔的、有深度的历史、社会和人性的世界，



周长超

给予儿童成长所必需的关于战争、苦难、生存、生命、人心的认知与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湖北始终有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坚守文学阵地，聚焦重大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交出了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文学答卷，以优质的文学作

品，锻造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脊梁。

舒辉波的“战争与成长三部曲”以抗战为背景，通过孩子的视角展现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让孩子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和认知到那场战争。黄春华的《水中有橘乡》，通过一名北京女孩跟随父母来到丹江口水库生活的故事，溯源“南水北调”工程，书写水库移民自力更生的奋斗图景。叶梅的《北斗牵着我的手》，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一大国重器的研发过程与儿童成长紧密相连，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群体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北斗精神”。邹超颖的《不完美男孩》虽然是科幻小说的架构，但充满了对教育现实的指认与反思，不完美男孩在社会和他者的“凝视”中不断成长，让故事的精神内核直指自我接纳、自我确认的人生命题。九九的《归群之雁》以湖北枝江特校的老师为原型，关注特殊儿童群体的生存困境，塑造了用深沉的爱守护特殊儿童的“星星守护者”群像，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年军《远飞的红嘴鸥》书写了孩子面临丧父之痛，如何走出精神泥潭的历程。小说的叙述逻辑起点更加稳固，也让探讨生命的普遍性意义成为可能。

二是聚焦地域文化叙事，深入挖掘荆楚大地的文化底蕴。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地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物质遗产的总和，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它不仅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情境，而且通过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和主题价值的生成。就像当下大家热烈讨论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新北京写作，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新的地方文化割据。然而，我们用技术性的眼光来审视写作，为文本寻找一个接地气、有烟火气的时间、空间维度的时候，仍然可以发现，无论是出于记忆、情感、文化等层面考虑，还是出于与地方、地域所联结的饱满细节，地域都成为我们创作时抵达现实和普遍性的文学

想象的摆渡之舟。湖北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深入探索荆楚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地域文化，将其融入作品之中，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素材，赋予了作品独特的灵魂和魅力。例如，徐鲁创作的生态题材长篇小说《追寻》，以生活在长江中的珍稀动物白鳍豚淇淇的故事为基础，讲述几代科学家保护、研究白鳍豚的科考往事，刻画以白鳍豚研究专家的感人形象，构筑了一个感受长江、敬畏生命的精神家园。董宏猷的长篇小说《鬼娃子》也带有湖北山区的独特历史、民间文化，表达了忧患深重的现实生态人文关怀和少年成长关怀。伍剑的《西大街》《九岁红》等作品从儿童视角切入，构建起“西大街”独特的文学地理符号，展现了武汉及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湖北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艺术标签和辨识度。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以湖北神农架林区为背景，讲述了支教大学生与贫困山村儿童一起成长的故事，展现了神农架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通过湖北儿童文学创作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到，地域文化的书写并非是对某种独特性的封存展示，而是在自觉的地方性书写和接受阅读过程中，被重新阐释和熔铸，构建起一个超越地域的桥梁纽带，从而生成更为宏观的指向，更具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面向。湖北儿童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书写，正是这种开放性和普遍性的生动体现，它让地域文化在儿童文学的舞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光彩，同时也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

三是赋予中华文化符号新生命，凝聚民族精神新篇章。

湖北儿童文学作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笔触，将中华文化符号融入作品，展现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的精神文化财富，它们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之中，具有强

烈的代表性、象征性或隐喻性。林彦的长篇小说《九歌》的封底和引子中都说,《九歌》与楚辞《九歌》无关,但在我读来,书中的字字句句都充盈着楚辞的浪漫主义诗学精神,江南童年的世情、烟火、童趣等元素都浸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蔡家园评价说:“这部小说绚丽、明亮而自由、灵动的风格,还有那种激发生命涟漪荡漾的略带感伤和惆怅的情绪,还是让人隐约感受到文学经典美学精神穿越时空在当下的有力回响。”萧袤的《解忧公主和翼马》,以历史人物解忧公主和敦煌壁画中的翼马为原型,以奇幻叙事回望壮阔历史,以儿童视角参与历史事件,其中又充满着中国神话故事、历史文化和敦煌元素,将厚重的历史与绚丽的敦煌艺术转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冒险。彭绪洛创作的“少年冒险王”系列、“科学探索”系列图书,融汇了西游记、楼兰、郑和下西洋、秦始皇兵马俑等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典故,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动的叙事,赋予儿童文学新的生命力。胡因好《我的爸爸是药王》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故事,反映当下中医药发展的现实困境,通过“药王”父女的矛盾冲突展现“代际冲突”与儿童成长。此外,还有大量描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像赵卷卷《十里蒸香》等,不断涌现,丰富了中华文化符号的外延,有效激发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总之,近年来,湖北儿童文学创作秉承着记录时代、反映童年的历史使命,不断张扬儿童与文学的主体性,以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书写中国式童年,在构建具有荆楚文化特色、长江文学品格乃至作家个体艺术风格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期待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群在未来能够继续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湖北儿童文学：地域文化的传承与突围

■ 周 璐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版图上，湖北儿童文学以其独特的荆楚文化底蕴和创新活力占据着重要位置。

一、代际传承的作家群像与创作谱系

湖北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清晰的代际传承脉络。老一辈作家从严文井、叶君健到董宏猷、徐鲁等奠定了湖北儿童文学的根基。李鲁平江河文化的《虎跳河边》、张年军的《远飞的红嘴鸥》、伍剑《西大街》等作品，都以真挚的情感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展现了老一辈作家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守望。

中生代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黄春华的从《猫王》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元素与成长、冒险故事结合起来的新探索《龙族传说》，再到充满童真稚趣又满含沧桑的哲思《小飞虫》《小旋猪》，舒辉波的逐光三部曲《梦想是生命里的光》《逐光的孩子》和《听见光》，

书写在苦难中成长、在困境中突围的中国当代青少年生活。伍剑的《师徒俩》《窑变》《外婆》等一系列佳作。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递传统文化的力量，开创了历史文化题材儿童文学的新范式。这些作品既延续了湖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在题材和形式上大胆突破。

新生代作家如九九、周莹、赵卷卷等展现出更加多元的创作风貌。九九的《归群之雁》聚焦特殊儿童的成长经历，探索人性的光辉、爱与成长等主题，周莹的《蝶瓣兰》关注当代乡村儿童的成长，赵卷卷的《十里蒸香》则把“沔阳三蒸”的非遗传承故事，与少年成长的心理融合在一起。他们的创作更贴近当代儿童的阅读趣味，为湖北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地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创新表达

湖北儿童文学的独特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荆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我记得曾出过“长江的孩子”丛书深入挖掘长江流域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展现巴蜀、荆楚、湖湘、吴越等区域的历史和风情。通过这些故事，小读者可以领略长江沿岸各地的特色文化，这些为儿童文学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带领孩子们在文学的世界里感知历史的厚重与长江文化的多样性。萧袤《纸包住的火》、黄春华《一克咖啡》、林彦《梨树的左边是槐树》、舒辉波《和陌生人共进下午茶》、张年军《跟踪吹笛人》、陈梦敏《我会变成一片云吗》；伍剑《蝉变》、叶子紫《神奇的外公》、周羽《打败“公主”》。李伟的《鲫鱼喜欢跑进手心》将大江大河的气魄融入成长叙事，叶子紫《神奇的外公》、严晓萍的《校长是只猫》《北风送来一封信》，胡因好的《我的爸爸是药王》以宜昌三峡文化为背景，将“草药知识”与“父子情感”编织，以三峡库区特殊的地理背景，

又使人物的命运在时代、家国的建设中呈现出特殊的历史盛况。家国情怀，开创“文化志+成长志”的写实新风。蔡俊的小说《追鹰》故事主要场景设置在江夏八分山，也有城市的文化地域性。

在表现形式上，湖北作家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叶子紫的《楚韵新声》将楚辞元素转化为儿童诗歌，蔡俊的《星际少年》在科幻题材中融入湖北元素，新月《龟说》是长篇幻想小说，也是一部人与自然主题的新古典主义儿童小说。《龟说》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两条并行的线索：一边是以家庭生活和校园生活为基石的现实世界，一边是以龟族生活为外延的幻想世界。周羽等青年作家则在跨文体写作方面大胆尝试。这些创作实践既守护了文化根脉，又拓展了艺术边界。

三、未来发展路径与时代使命

面向未来，湖北儿童文学需要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新的突破。首要任务是深化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创作出更多具有鲜明湖北特色的精品力作。伍剑对楚文化的现代诠释，萧袤对神话传说的创新演绎，都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成功范例。

其次要构建更加完善的代际传承机制。通过创作研讨会、作家工作坊等形式，促进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交流互动。董宏猷对年轻作家的提携，徐鲁在创作理念上的引领，都是宝贵的传承经验。

在题材拓展方面，需要加强对科幻、奇幻等类型文学的探索。湖北高校云集、科技发达，具备发展科幻儿童文学的独特优势。蔡俊、赵卷卷等作家的实践表明，类型文学完全可以与地域特色相结合。

此外，还要加强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武汉拥有多所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依托学术资源，构建具有湖北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为

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四、未来创新方向与影响力拓展

1. 地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非遗活化：借鉴伍剑的“铜瓷叙事”，将非遗技艺转化为故事元素。

2. 跨界融合与媒介创新

影视联动：胡因好的《我的爸爸是药王》适合改编为儿童电影，结合三峡实景拍摄，打造“文学+文旅”IP。

剧本电影电视一小剧场

播客开发：新月可推出“睡前故事”音频节目，利用其播音优势，增强作品传播力。

3. 教育场景深度渗透

校园写作计划：联合蔡俊等学者，在中小学开设“湖北儿童文学创作课”，培养本土作者。

4. 国际传播策略

主题译介：以“长江文明”为线索，编译湖北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参加国际书展。

湖北儿童文学的代际传承，既是一部荆楚文化的微观史，也是中国教育变革的镜像。从张年军的市井幽默到蔡俊的生态寓言，作家们以不同风格共同编织着“千湖之省”的文学经纬。未来，通过非遗活化、媒介创新与教育渗透，湖北儿童文学或将以更鲜活的姿态，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的重要坐标。

极目楚天舒——湖北儿童文学漫议

■ 汤素兰

近年来，湖北儿童文学特别活跃，出版了“长江的孩子”丛书、举办“如果儿童文学论坛”，还有今天这样的儿童文学年会；还有长江少儿社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奖的设立等，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儿童文学的影响，也让大家看到了湖北儿童文学的最新成就。

一、对湖北儿童文学的整体印象

湖北儿童文学有深厚的文学底蕴、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以“长江文化”为精神纽带，彰显了地方色彩与现实关怀。

以“长江文化”为精神纽带，彰显了地方色彩与现实关怀。

湖北儿童文学始终以“长江文化”为精神纽带，将地域特色融入创作。例如，董宏猷的《十四岁的森林》、黄春华的《我和小素》等作品，以本土少年成长故事为载体，融入武汉的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展现了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作家们通过捕捉湖北的自然风貌、历史记忆与社

会变迁，赋予作品独特的文化标识。如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以乡村支教为背景，既呈现了儿童的纯真情感，又折射出成人的责任担当；徐鲁的《追寻》通过白鳍豚保护的故事，将生态意识与科学精神融入儿童文学，展现了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的深度结合。

长江文化的根脉是楚文化与历史，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屈原的浪漫幻想传统尤其重要。萧袤的“童话山海经”系列通过神话改写，让古老的故事焕发新的光芒。

湖北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和文学门类整齐，且与时俱进，人才辈出。湖北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非常整齐。萧袤、林彦、舒辉波、黄春华、彭绪洛、伍剑、张年军等一大批年富力强作家，他们的创作各有特色，有鲜明的辨识度。且童话、小说、非虚构、散文等文学门类齐全。年轻一代作家如九九、陈梦敏等迅速成长。湖北的作家们是勇于创作，富于进取的，舒辉波的报告文学、彭绪洛老师的探险文学、伍剑老师的乡土亲情题材、萧袤老师的新神话创作等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各美其美。

林彦从他年轻时候的成名作《点点的树》，到如今奉献的大部头《九歌》，既有对自己创作的延续，更是一种超越。而勇于探索也是湖北儿童文学的传统。三十年前，董宏猷老师就以《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和《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创造了梦幻现实主义。我记得两年



汤素兰

前，在“长江的孩子”的研讨会，我写了一个小小的发言稿，叫《逸出标准化》，是以张年军老师的《追踪吹笛人》为论述对象的。我认为他的写作是：“因为其艺术上的讲究，是一种有难度的、疏离日常与流行的写作，无论是文学语言，还是文体意识，都逸出于平常的儿童文学标准。因此，对于读者的阅读来说，也是一种有难度的阅读，而这种有难度的阅读，其实也是阅读趣味的所在。这部作品让我重新思考探索儿童文学写作的多种可能性，让我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逸出标准化的写作，对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就意味着超越庸常，因此是极为可贵的。”

二、对湖北儿童文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湖北儿童文学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特别多，感谢湖北作协的邀请，我在此与大家分享湖南儿童文学发展的些许经验并提一点小建议。

1. 深化地域特色，打造“湖北叙事”品牌，同时，对湖北儿童文学的历史做一个清晰的梳理与研究，让文学界更了解湖北儿童文学，也为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写作提供湖北经验。建议参考《湖南儿童文学史》，请专人研究和撰写湖北儿童文学史。

建议湖北儿童文学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如楚文化、长江生态、红色历史等，将地域符号转化为文学符号。通过“湖北特色”增强作品的辨识度，伍剑老师近年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强的辨识度。舒辉波的“光”系列也已成他的标识。未来可推动“长江的孩子”等系列丛书成为全国性文化品牌，并加强与其他地域作家的合作，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2. 加强组织力量，培养作家队伍。近年来，我们湖南儿童文学在有意意识地培养我们年轻的作家，同时也在激发中老年作家的创作活力。这几年，我们特别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我们有两个学会，湖南省儿童文

学学会和湖南省寓言童话学会，每年都会重点关注作家新作。通过改稿会、新书发布与研讨，推出作家作品。比如我们本月30日下午将给一个基层作家刘青鹏开新书发布会。这个作家的初稿最初只是一个禁毒题材的儿童读物。我在去年梳理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时，看到这个稿子，惊喜于他独特的题材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积累，我们请专家给他进行了三次改稿。首先是省作协创研室；第二轮请了李红叶、崔昕平等老师给他看稿；第三轮请了方卫平、纳扬等评论家再次提出修改意见。现在呈现的文本虽然还不完美，但它是独特的禁毒题材与少年探案小说，来自扎实的生活基础，我相信此次改稿与作品出版对这个作家未来写作意义重大。我建议他写自己独特的、别人无法取代的题材与体裁，建议他在现在的基础上，写三至五部以少女安吉与少年武壮壮、警犬阿黄为主人公的少年探案作品。我们今年重点推荐的诺亚长篇童话《白夜梦想家》也经过了前后多次改稿。龙向梅的诗歌《声音里的小怪兽》在没有正式出版之前，我们给她开了高规格的前期研讨会，让书稿得以更完善。我们不只关心年轻作家，老作家也老当益壮，今年86岁的李少白和卓列兵都有新作出版，这个月我们就开了李少白老师的《童声琅琅中国风》的新书发布会。而在我们的毛泽东文学院，我们开办了“未来文学家”青少年文学素养大讲堂，邀请国内优秀儿童文学作家讲课、交流。

3. 强化理论评论与人才培养，构建良性儿童文学发展生态。

当前儿童文学存在“速成”作品泛滥的问题，亟需理论评论的引导。湖南文学的评论队伍相对薄弱。我们有意识培养自己的评论家队伍，搭建自己的评论平台。我们在《中国文学研究》特别开设了湖湘文学研究，还正在将《文学风》杂志打造成湖南的专门文学理论研究刊物。这几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硕士博士生也是未来可期的理论评论人才。

4. 加强自身力量的整合，扩大儿童文学的文化影响力。我们以省作协为引领，与大学、出版社、杂志社真诚合作，扩大儿童文学的影响力。我们省作协、湖南师大的创意写作专业、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已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共同推动湖南儿童文学的发展。

我们还注重儿童文学的转化与破圈，探索文学与影视、动漫的联动，以多元载体提升儿童文学的传播力。

总之，湖北儿童文学有废名、叶君健、严文井这样的名家大家为精神引领，它既是地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时代精神的传递者，更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指向。未来，相信湖北儿童文学既扎根湖北大地，又仰望人类精神的星空，在传承与创新中，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提供更多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感染力的精神食粮！



“长江的孩子”丛书

现实主义传统下的叙事突破

——近年来湖北儿童文学微观察

■ 周 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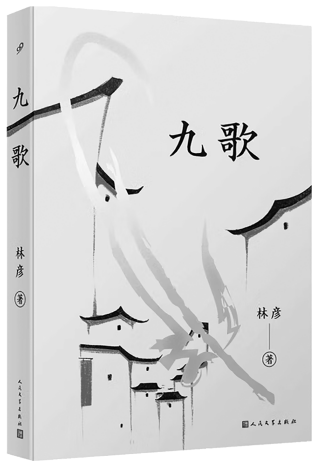
湖北的儿童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日常生活中着笔，与现实保持血肉关联，关注孩子们的成长，是一些作品共有的特征。以舒辉波为例，他近些年推出了“舒辉波战争与成长三部曲”“舒辉波生命成长系列”“舒辉波生命教育童话”，以及《逐光的孩子》《听见光》等作品，成果丰硕。这些作品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聚焦“生命”“成长”“战争”等关键词，从历史和现实中选取素材，对孩子们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舒辉波在题材上独辟蹊径，其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不论是《逐光的孩子》中对支教老师和林区学生生活状态的呈现，还



舒辉波《逐光的孩子》

是“战争与成长三部曲”中对战争的思考，抑或是《听见光》中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对盲人张哲源内心世界的倾听，对现实的介入性是这些作品突出的特点。此外，新月的长篇小说《龟说》是一部源于现实又充满虚构和幻想色彩的作品，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写出了现实的异质性。在叙事策略上，《龟说》主要采取了两条并行的线索：以家庭生活和校园生活为基石的现实叙事，以龟族生活为外延的超验书写。

林彦的长篇小说《九歌》是一部典型的再现“中国式童年”的作品，小说以江南的栖镇为地理坐标，建构了一个古典的、诗意的、缓慢的文学时空。在叙事形态上，多采用回忆性的叙事，重返八十年代的江南日常生活，成为《九歌》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九歌》中出现的地名、店铺名、民谣、歌曲等，都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在结构上，《九歌》采取的是“网格状”结构，围绕阿黎的九首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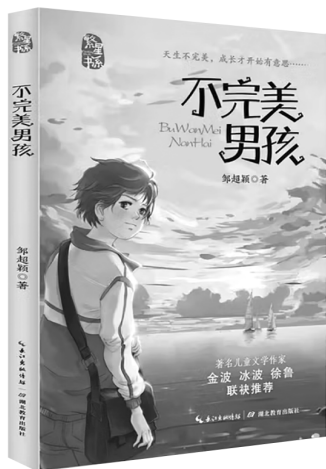


林彦《九歌》

派生出九章，然后每一章前植入一首诗歌，诗歌中又嵌入一些小节名，九首诗歌共衍生出五十四种意象，这些意象共同编织出一张精巧的时空之网。“网格状结构”与按照时间发展的线性叙事完全不同，它将时间顺序、逻辑关联全部打乱，拒绝连贯性，在文本特征上呈现出碎片化、绵密性、交互性等特质。废斯人的短篇小说《你好，怪人》在结构上的探索值得肯定，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与疾病的对抗，“我”幻想自己背上长有一个鼓包，鼓包在小说末尾幻化成一双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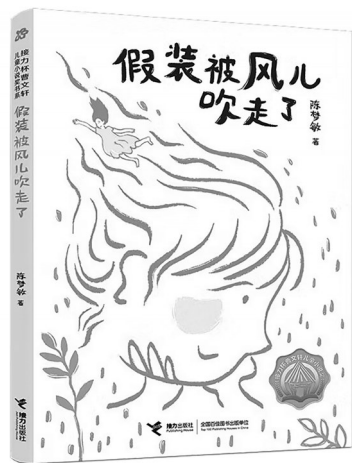
具象征意味的翅膀。在小说中，大千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符号：一方面，大千是“我”臆想的产物，他鼓励“我”积极乐观地生活，重新认识自己，勇于战胜病魔；另一方面，大千与抗洪中牺牲的军人父亲，可能存在着身份上的重叠。

在题材的拓展方面，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的尝试可圈可点。例如，彭绪洛在历史题材上的耕耘，他的《盘龙古城大冒险》三卷本，是讲好湖北故事的直接体现。这部作品将历史知识、文学想象、孩子成长经历融合在一起，倡导塑造孩子敢于冒险、阳光向上的良好品质。邹超颖一直专注于“城市成长小说”的叙事探索，从早期的《目目鱼》到《坐彩虹滑梯的外公》《橘豆的茧》《不完美男孩》，再到《一勺月光一勺糖》，在儿童成长小说的谱系中，她一直在试图建构属于自己的“城市成长小说”的空间美学。从小说的空间叙事来看，主要集中在城市景观的呈现上，无论是城市环境的描写，还是作品中提及的小区、别墅、超市、斑马线、公园等词语，这些代表城市空间或都市生活的符号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成长小说有着明显的艺术分野。与林彦的《九歌》采取的回忆性叙事不同，《不完美男孩》是一种面向未来式的写作，基因改造、π盒子、外星球……是《不完美男孩》的核心词语。如果说《九歌》再现的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完成式的童年经验的话，那么《不完美男孩》书写的则是一种可能存在的、不确定的童年经验。



邹超颖《不完美男孩》

从主题上看，聚焦成长期的孩子心理，绘制人物的心灵图谱，是一些湖北儿童文学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例如，黄春华的长篇小说《白鹅小巫》，它讲述的是女孩心理自救的故事，不论是城市女孩赵心然，还是乡村留守女孩小巫，她们的心理嬗变才是作者叙述的焦点所在。陈梦敏的《假装被风儿吹走了》《正在消失的照片》等作品关注孩子的成长经历，属于典型的“心理型”儿童成长小说。



陈梦敏《假装被风儿吹走了》

《假装被风儿吹走了》再现了校园生活中女孩的敏感、嫉妒、孤单、自卑、善意等心理，也展现出个体在面对家庭变故、生活变动时的脆弱、坚韧与乐观等心理状态，成长期女孩的身体审视、身份焦虑等也是作者思考的命题。《正在消失的照片》写的是一个名叫小璞的男孩在父亲去世后的心理自救历程，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来回穿梭，男孩心中的痛苦、孤独、寂寞等心理被精准地传递出来，唯有来自亲人与朋友的关爱、陪伴，才是男孩摆脱永生之城、重返现实世界的有效手段。小璞从失父之痛的心灵创伤中走出来，是个体实现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九九的长篇小说《牛背雨》从一场雨中的射箭起笔，写出了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雨是小说中重要的意象。血液、雨水、尿液，三种不同成分的液体折射出折耳丰饶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些作家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传承，在作品形式上的积极探索，并努力地拓展儿童文学的题材和主题，近些年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才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风貌。

与笔结缘

■ 曹文乾

忆往昔，数十年的写稿经历，如同幻灯片般在我脑海里一幕幕回放，感触良多。个中滋味，酸甜苦辣咸，真是一言难尽。一生与笔结缘，有苦亦有乐。

母亲常说，我与笔大概是有缘分的。她讲，我“抓周”（满周岁时的一种习俗）那天，脸盆里放着玩具、水果、书本等各种东西，唯独一支铅笔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用小手紧紧攥住不放。父母、姑姑们笑着夸我，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一定能靠“耍笔杆子”吃饭。

长大成人后，虽然并没有真正靠笔杆子谋生，但笔却始终伴我左右。区、镇各级政府和不少单位的领导常常请我写稿，这不仅锻炼了我的文字功底，也让生活更加充实，还让我在其中找到了乐趣。尤其是当我走上讲台，成为一名“孩子王”之后，几十年的粉笔生涯，更让我与笔结下了不解之缘。钢笔、毛笔、圆珠笔、粉笔，几乎成了我的影子。工作之余，我也常常动笔写点东西。直到21世纪电脑普及后，我才慢慢冷落

了笔，改为在键盘上敲打文字。

说到动笔写作，我总觉惭愧。教学之余，我喜欢在信笺上随手写写，虽未能成什么“大名堂”，但偶尔也有一些散文、随笔、打油诗等“小豆腐块”发表在报刊上。每每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所有的疲惫和不快便一扫而空。因为喜欢写稿，在我们方圆几十里的乡村小镇，我甚至被乡亲们称作“笔杆子”，在全区也算是“小有名气”。

写稿，说起来是件雅事，可做起来却实在不易。白天要上课、批改作业，大多数稿子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动笔。有时为了完成一篇稿子，只能关在斗室里，泡上一杯浓茶，伴着袅袅热气与氤氲茶香，眼神牵引着思绪在脑海中游走。沉醉其中，美哉，乐哉！即便一时写不出什么，也硬着头皮，胡乱涂抹。写着写着，常常呵欠连天，困意袭来。可一旦躺下，脑中又会反复琢磨刚才的稿子。灵感乍现时，便不得不爬起来，抓住那一闪而逝的火花，提笔一气呵成。初稿完成后，还要反复朗读、修改，直至自我满意为止。常常一夜便这样悄然过去。

那时的投稿，并不像如今这样方便，必须用笔一字一字写出来，反复修改、誊抄，装入信封后小心翼翼地投入邮筒，然后便是漫长而焦急的等待。每当听到邮递员清脆的“叮铃铃”自行车铃声，心里总会涌起莫名的激动，迫不及待地追问是否有我的用稿通知或稿费单。然而，大多数时候，热切的期盼犹如肥皂泡般瞬间破灭。

写稿，确是一件苦差事。双手握笔写不出东西时，只能冥思苦想；白天没完成的稿子，还得熬夜继续“爬格子”，枯燥而辛苦。然而，正因为苦，收获才更显珍贵。每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时，心中便会泛起幸福的涟漪。尤其是当成果得到领导和大众认可时，各级政府部门还会给予丰厚奖励。这份成就感与满足感，唯有亲身经历者才能体会。

写稿的快乐，还在于精神满足与社会认可双收获。孤独寂寞时，可以用笔与自己对话，让心灵留下痕迹；而经常在报纸上“露脸”，又让不少单位或个人主动找上门来求写稿。稿件发表后，不仅有精神上的满足，也会有实实在在的收入。记得1996年至2013年间，我每年与十多个单位签写稿合同，写了不少新闻宣传稿，还拍摄了许多新闻照片。除每月能拿到几百元稿费外，年终奖金也有好几万元，甚至超过当时的教书工资。连续多年，仅区、镇人大部门每年就兑现给我近两万元的调研宣传奖励。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褒奖。2022年老家装修时，父亲把我几十年来获得的四十多本荣誉证书装满了一蛇皮袋，其中除教学类外，大多是因写稿而获。

记得有一年，我在人民网发表了六十多篇稿件，还获准开辟个人专栏。2009年，更被中国人大新闻网评为全国20强优秀通讯员。我不仅为家乡写稿，还被外乡镇政府和宜昌城区的多个部门聘为特约撰稿人。同时，我也为人大、政协、政府、计生、水利、信用社、教育、交通等众多单位和企业、个体老板写过稿。樟村坪、龙泉、鸦鹊岭等乡镇多次邀请我去分享经验，举办新闻写作专题讲座，为年轻干部“传经送宝”。这，至少算是一种认可与自豪吧。

除了新闻稿，我还创作了数百篇散文、随笔、诗歌、杂文、小小说等文学作品，发表在各级报刊及网络平台上。这也是寂寞生活中的一大收获。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回望自己的写稿生涯，它不仅记录了我的人生轨迹，诠释了生活的精彩，也镌刻了我的成果。这，何尝不是莫大的快乐？我不嗜酒，不好牌，唯独钟情写稿。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爱好。写稿，使我学思践悟，涵养底蕴，不仅成就梦想，点亮人生，充实生活，增长才智，更激励我奋发向上。

一位中专生的人生三道“门槛”

■ 戴益民

“中专”到底是什么学历？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上“中专”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高考。高中毕业后参加考试，按照大学、大专、中专划定的分数线录取，被称为“大中专”。二是通过中考，最初以“中师”（中等师范）为主，后来扩展到“农林水”“财税银”“医卫技”等领域，被称为“小中专”。无论是“大中专”还是“小中专”，当时录取率都极低。凡是考上的，不仅能获得城市户口，还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享受干部待遇。对于农家子弟而言，这意味着跳出“农门”，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在那个年代，乡下人眼里，大专与中专几乎没什么区别。如果哪家孩子考上了大、中专，十里八村都要轰动一片。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家里往往要放一场露天电影庆贺，还要宰鸡杀猪大宴亲友邻里。孩子离

家去上学时，整个村子都会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送行。

1981年，我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迎来了人生的第一道“门槛”。中考结束，我以全镇第二的成绩被录取到县一中。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中师梦”破灭了。母校为我预留的仅有一个“中师”名额，被人顶替！得知消息的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哭了一整天一夜。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三年高中的学费并不是小数目，更何况父亲常年多病。如果能考上中师，不仅能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有稳定的收入，那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及时雨”。

无奈之下，我还是背着米袋去县一中报到，被分在全校重点班——高一（3）班。班里全是各地尖子生，竞争异常激烈。以我360分的成绩，勉强排在前10名，名列第8，这已是我入学以来最低的排名。由于初中阶段数学老师更换频繁，我基础薄弱，期中摸底考试时数学失利，成绩进一步下滑，自信心严重受挫。经过一番苦闷、彷徨和挣扎，我在高二选择转入文科班。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逐渐恢复了元气，成绩稳定在班级前5名。

1984年，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遇到了第二道“门槛”。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让我的“武大梦”和“作家梦”一同破灭。高考第一场语文，我这个语文科代表竟只得了74分，排在全班倒数第二。好在后面几科咬牙坚持，总分490分，距离大专分数线只差2分。最终，我被省财专（今湖北会计职业学院）录取。兜兜转转，我还是从“中考—中专—高考—中专”走了一圈，这也成为我一生的缺憾——未能正儿八经地上过大学。记得老父亲当时安慰我说：“儿啊，一切都是命啊！”

虽有遗憾，但两年多的财专生活，对初出茅庐的我而言，既丰富多

彩，又愉快难忘。我们在教室、图书室、宿舍和食堂之间奔波；周末看电影、逛书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假期结伴登高望远，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水间。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正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校期间，我兼任校刊编辑，主持过黑板报与宣传栏，加入《芳草》文学函授学习，还在《财经教育》杂志发表了文章，引来同学们的羡慕。这些经历，如同播下了一颗种子，深深影响了我之后的人生。

1986年，毕业分配的那个夏天，我遇到了第三道“门槛”。因父亲病重，我放弃了留在省城的机会，从农村来，又回到农村去。那时的中专生依然很“吃香”，本以为能顺利进入“财税银”系统，没想到一波三折，差点被分配到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在焦急与失望中，我鼓起勇气，只身前往县财政局毛遂自荐。幸运的是，我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老领导。他在查阅我的档案后，看到我成绩优异、担任班长多年，便大加赞赏，坚持把我“要”到财政局。这份信任与赏识，让我终生难忘。

随后两年多的基层锻炼，生活和工作接连遭遇打击，加之父亲离世的痛苦，使我心中满是苦闷。无处排遣时，我将心声诉诸书信，寄给组织。单位领导爱才惜才，最终调我到机关办公室，从此与文字材料结下不解之缘。

起初，由于基础薄弱、起步较晚，财经应用文写作对我而言十分艰难。我便笨鸟先飞，自我加压，狠下苦功：每天写一篇日记或短文，每周写一篇调研文章，每月写一篇总结报告，每季写一篇调研课题。坚持不懈，练笔不止。在那个没有手机、电脑和网络的年代，阅读与写作全凭手工，一本本书籍、笔记本、日记本、剪贴本，陪伴我度过了年复一年。最终积累了百万字学习资料，并通过在职自考，先后取得了大专和

本科学历。

多年来，我形成了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并行的习惯。两者如孪生兄弟，相辅相成，相生相克。日复一日，虽有辛劳，却也乐在其中。用文学创作的愉悦，化解公文写作的枯燥，让兴趣与工作完美结合。回首往昔，我在全国省地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数百万字，两百余篇次获奖，出版个人文集四本，加入省作协，多次获省、市、县各级荣誉表彰，先后被评为财政系统“先进个人”“岗位能手”“优秀党员”“十佳标兵”等，还曾获国家财政部通报表彰。

这一切，对于一个既无背景、又无人脉的农家子弟而言，尤显珍贵。我常怀感恩之心：感谢时代赋予的机会，感谢组织的培养与鼓励，感谢无数人的关心与支持，让我最终圆了作家梦。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之间，六零后一代已年届花甲。站在人生60岁的门槛回望，别有一番滋味。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一代中专生的“芳华”，宛如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烙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欣慰的是，曾经的初心，一如花蕾般静静绽放，从未凋零——那是始终未曾放下的笔与心中的梦。

感恩伟大的时代，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有一种经历叫历尽沧桑，有一种心境叫拈花一笑，有一种追求叫星辰大海，有一种美丽叫风轻云淡。平凡世界，芸芸众生；岁月悠长，天地温暖。愿我们六零后一代，拥有健康的体魄、独立的精神、有趣的灵魂。从今往后，以梦为马，乘风破浪，再次启航，用心感受岁月馈赠，让生活更加精彩。

一个人的文学清欢

——序秦莉萍散文集《穿越峡谷的女子》

■ 冯汉斌

阅读秦莉萍的散文，是我二十年副刊生涯常见的工作内容之一。最长一个月，最短三五天，总会收到她的这些见性见情的散文作品，从数百字到两千字，从写景到记人，从柳树沟到南津关，从小我之家到大我之社会，从女人之情到生活之思，她的文字里始终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场域存在，它们或热烈，或温婉，或俊俏，呈现出别样的风景。读她的文字，仿佛随着其步履穿越文学的幽深峡谷，而秦莉萍就是那个以执着之心穿越幽深峡谷的女子，她有时独自行走，有时又结伴而歌；遇到水，她提裙而涉，遇到景，她驻足而观；以心为尺度，她不断地调整行走的姿态和写作的角度，甚至无限抵近这个峡谷沟壑纵深的腹地，展示出写作的可能性；以文学为马，她沉醉于汉字之河，潜泳、游弋、摆渡，在点横竖撇捺中拼接、剪切、奉献出这一册散文集《穿越峡谷的女子》。如今，它厚厚的一沓，置于我的案头，让我分明感觉到一位女子细密的文字之思和丰盈的生活之态。

这是一位以不疾不徐之笔坚持持续写作的女子。在写作之途上，有的人浅尝辄止，有的人好高骛远，秦莉萍却总能以平实的心态对待写作，不急不躁，不骄不馁，以隐忍之力营造出一片自己的诗和远方，于是，她能始终位列夷陵作家的主要方阵，她能始终坚持在散文田地里深耕不辍，最终，让自己的写作有了意义，并在人生的中年进入收获的季节。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通过写作可以提升自我、表达自我并完善自我，秦莉萍的写作，无疑是一个人的心灵狂欢。从“文学的发生学”来说，秦莉萍的写作始于二十年前，那时，她就喜欢上了文字，认为文字是语言表达的最好方式，是心灵栖息的最好港湾。于是，《三峡晚报》副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文字，从那时起到现在，她一发而不可收，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散文作品，展示出其对于文字的颖悟与依恋，也展示出一个人持久写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

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乡村歌手。叙事与抒情，伤感与喜悦，世道与人心，在秦莉萍的笔下活灵活现，让人读来或感怀，或唏嘘。乡村，是我们每个人魂牵梦绕的梦。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乡村，乡村里的猫、狗、牛、老树、老屋、土地以及乡邻等等，都是我们熟悉的，何曾没人怀念？难能可贵的是，她对乡村事物烂熟于心，却总能那么节制，保持着必要的新鲜感，在《又见八月炸》，“走过了春的明媚，夏的繁盛，还没来得及多想，转身，便与秋不期而遇。遇见秋，便又想起了八月炸。”为了让“八月炸”出场，竟然不惜以四季作引子；“一只萤火虫从眼前飞过，我伸手，居然稳当落在手心里。摊开掌心，萤火虫尾部忽闪着微弱的亮光，挣扎了几下，划过一个小圈，然后飞走了。”这分明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无比欢喜的童年；“路过那片葱地时，唯见葱色喜人，每一兜葱高低参差不齐，绿意盎然，直直向上。天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灰

尘，似乎与它们无关。”日常生活的葱，在作者笔下，被赋予了无限生机。在秦莉萍笔下，乡村固然有着无穷的魅力，但她诉诸笔下时，也不忘以文化加持。如写在乡村随处可见的青苔时，在《青苔也妖娆》，“它卑微、渺小，它用自己的方式生存，哪怕遭受世人的踩踏，只需一场雨，便又挺直腰杆，顽强、无私、乐观向上。”然后视野抵达唐宋的文学现场，相继引用“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应怜履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两句诗以佐之。



秦莉萍散文集《穿越峡谷的女子》

面对一地金黄的玉米粒，她会突然急切地怀念同父母在一起忙碌的场景。在《玉米金黄》中，“玉米还是那样的金黄，只是，小儿已长大，父母已渐老，他们忙碌的身影明显迟缓，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依然不减。黄澄澄的玉米，蔓延成金色，在他们身旁依旧耀眼”。读来，劳动中有亲情，思念里有感伤。在《厨间的作》中，她写食材，还会突发奇想：“所有食材的点睛之笔，配菜重要与否，就如同一个女人，虽然穿着打扮精致，但脸庞黯然失色，若涂上口红，气质瞬间提升。”读来忍俊不禁，还是女人了解女人，此言非虚。

这是一位专注于用文字推介、加持南津关大峡谷的代言人。如果说文学是世界的情人，那么这本散文集中的大量文字，就是秦莉萍写给南津关大峡谷的情书。十年的南津关大峡谷的工作经历，让秦莉萍对它一

见钟情，再见倾心，并持续地用身体亲吻她的山山水水、拥抱她的花花草草、探究她的沟沟壑壑，最终，她与大峡谷双向奔赴，相看两不厌，甚至合而为一了。你看，她把大峡谷比喻成一位美人：“南津关大峡谷位于湖北宜昌三峡。峡谷如一名刚刚发育的美少女，越来越迷人，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了。”你看，她这样写峡谷飞瀑：“南津关大峡谷有大小瀑布十多个，并且以各种姿态呈现，就如远古时代女娲造人，单造一个女人，多单调啊，于是，再造一个男人，这个世界便五彩纷呈。如若把南津关大峡谷的水比作男人和女人，那么金蟾瀑布和锁龙潭就好比男人，强悍猛烈。女人是水做的，在南津关大峡谷，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因为在她看来，瀑布群是南津关大峡谷的第一特色。除了宝莲飞天瀑、二叠水瀑、红颜落泪瀑，还有恬静的孔雀瀑、轻盈的蟾潭瀑、深邃的藏幽瀑、悠然的跑跑瀑、直入云霄的一线瀑，南津关大峡谷溪流纵深，水系发达，高差跌落，瀑布众多，大小瀑布数不胜数。她写峡谷的秋，也写峡谷的夜；她写峡谷撩人的月光，也写峡谷多情的故人；她写峡谷廊亭上的“美人靠”，不禁浮想联翩，“景在廊亭中，廊亭在景中，而美人靠靠背弯曲的曲线若隐若现映衬在碧绿的草坪中，清新娴静，顿生柔情”。她也写峡谷可怕的“咬人猫”，也就是“荨麻草”：“入峡谷多次，一直对这种荨麻草好奇，一株株约有膝盖高矮的荨麻草，叶片青绿，茎生蜚毛密如蚁，一不小心触碰至蜚毛，怎么会如蜂蜇一样疼痛？”如此疼痛的抚摸，让秦莉萍体验如此之深，为峡谷中的“咬人猫”立此存照。其实，揆诸文学，好的文字，不是也要写出一种疼痛感吗？“多年来，我一直用我生涩的笔端记录着我见证的一切。也从未想过，这记录下来的文字究竟有什么意义，以至于有一天，心血来潮，突然想把在南津关景区所见证的一切，汇集成册时，我豁然开朗，所有的经历乃是一种积累和成长。”我相信秦

莉萍所言之深情，我也坚信，秦莉萍的文字是有意义的，因为她的笔下，有真，有善，有美，也有牵挂，有思念，有期待；有对月亮的关注，也有对故乡的守望；有夜深时的“对影成三人”，也有生活中的“行行重行行”。

作为当下运用最广泛的文学样式，散文可将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融为一体，进行自由地表达。但如何表达，如何写好一篇散文？我觉得首先要做到“修辞立其诚”，也就是以真诚的文字，做真切的表达，谈真实的感悟，挟此散文观，作品自然就会有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大地的气息萦绕于字里行间，内心的微澜盈溢于笔端眼底。做到了“真”，“散文还要有神韵，无论写什么，都应表达出某一种思想，某一种观念。散文要形散神不散，要有灵魂。其次，散文要优美，给人带来美的感受。散文还要有新变化，要敢于突破、敢于尝试。（叶梅语）”秦莉萍的散文有神韵，也有灵魂，还要追求新变，内容的新变，文字的新变，甚至形式的新变，有了这“新变”，则格局必然为之一振，气度必然为之一亮，这就像她在文中所说的，“我扒拉边缘一棵小树登上庙宇，目及之处，视野开阔，登高眺望，山脉连绵起伏，山体线条明朗，山形山色、山容山貌、山里山外、山上山下，皆为壮观”。要言之，秦莉萍需要一座可以登高远眺的庙宇，实际上，作为写作的同道，我们何尝不需要这座精神的庙宇，有了这庙宇，写作才能“放开眼孔”，咫尺天下，碧空如洗。

一生痴绝处，春温入笔端。二十年虽是一瞬，秦莉萍以笔为旗，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字世界，她在文字里诗意地栖居，自足而笃定。我也期待她在下一个二十年，以更丰盈与多姿的文字，开出更璀璨的文学之花。

以笔为杖，探向人性深处的暗礁与微光

——专访宜昌籍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奖获得者姚鄂梅

■ 阮仲谋

“在小说《不会飞的海燕》中，姚鄂梅隐身静水流深的叙述背后，将全部光束投向一个平凡小城女性的生命史。原来，无声走过的路上也暗布惊雷，凡俗人生里也凝结着时代之变。这是千千万万‘海燕’中的一个，从未在天际与浪尖飞翔过，然而，她在大地上找到了生的尊严。”

2025年5月1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日报社、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2025当代文学之夜”在河南郑州举办，揭晓并颁发了2024年度长篇小说五佳和《当代》文学拉力赛各奖项。宜昌籍著名女作家姚鄂梅的《不会飞的海燕》获得第二十六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长篇小说奖。评委会授予《不会飞的海燕》的授奖词形象生动且凝练。

谈到作品获奖，姚鄂梅感慨地说，非常感谢《当代》杂志对她的垂爱与信任，2005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就发表在《当代》，当时也获得了拉力赛的冠军。“除了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

《当代》杂志，我还要感谢选出这个冠军的我的读者，感谢我作品当中的很多小人物，感谢他们，在我散步时、做饭时、拖地时、洗衣服时，他们以不可捉摸的方式呼唤我，把我拉向桌边，我非常感谢这些人物，他们点亮了我的作品。”姚鄂梅的感言情感真切、富有韵味，如同她的性格一般。

1968年底，姚鄂梅出生在鄂西的清江边，1987年的冬天，在宜都县城，她无意中发现了有一个可以定期阅读《星星诗刊》《诗刊》等刊物的地方。正是这些诗刊，让她痴迷于诗歌，并最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几十年来，她笔耕不辍，以其沉稳而坚实的笔力，独到而深邃的洞察力，创作并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钟山》《花城》《上海文学》《长江文艺》《大家》《山花》等刊物上发表了一大批深受文学界和读者广泛好评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多次被选刊及各种年度选本选载，并斩获各大文学奖项。她是中国当代文坛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坐标。

几十年的创作中，她始终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命运轨迹，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尤其擅长描摹弱势群体中女性与家庭内部的幽微境遇，用平等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捕捉社会处境背后的精神状况与人的尊严，以其充沛的想象力、高放的写作视野和深湛的思想力度备受瞩目。如《狡猾的父亲》《穿铠甲的人》《贴地飞行》等作品，都生动展现了她在挖掘人性、贴近现实的独特视角。她的小说《背风处》2021年在《当代》第4期发表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先后选载，备受好评。作品收入小说集《家庭生活》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曾连续5次加印，并入选豆瓣图书榜单2021年度十佳国内原创小说。

“家乡和童年记忆，是我人生的基调，是写作的无尽源泉。人永远不可能跟他的出生地告别，那就像与生俱来的胎记一样难以清除。”姚鄂梅称自己是从宜都农村走出来的一位写作者，谈到家乡时，她的言语里流露出的是自然、随和、亲切。在谈到她对社会弱势群体命运的关注与书写时，姚鄂梅坦然道：“无论是写弱势群体的生存，还是写女性的抗争与自我救赎，我力求让小说里的人物在现实里活得更好。”

地域写作是一个作家的起点，也是精神的归处

记者：鄂梅老友你好，非常感谢你接受家乡媒体的采访。

姚鄂梅：仲谋你好。时间过得真快，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1994年的春天，当时，我们一起参加了由《北京文学》杂志社和宜昌市文联联合举办的主题为长江三峡行的笔会活动。那时候，我们都才20多岁，可一转眼，就已经30多年了。

非常感谢家乡的媒体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和关心。某种程度上讲，我感觉自己从没真正离开过家乡。

记者：你从宜昌到上海的人生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你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姚鄂梅：通常这些问题我是不会去考虑的，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它，我只是一个埋头写作的人，通过写作，慢慢探讨困惑着我的东西，表达生活中我们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复杂情绪，我不会关心自己在此地是如何写的，在彼地又是如何写的，对我而言，创作恰如一个独立的生命，它有自己的成长规律，不管我把故事发生地放在宜昌，还是上海，或者某个虚拟的地方，我的思考肯定都是超越这些地名的。

记者：你身居上海，但许多作品背景都是在小城市或者乡村，在阅

读你的作品时，有时会想到这些作品就是以宜昌或者宜都为背景创作的，讲述的也都是鄂西峡江的风情人文。你如何看待“地域写作”？在作品中如何构建独特的“家乡叙事”？

姚鄂梅：地域写作是一个作家的起点，也是精神的归处。但在构建“家乡叙事”时，我会刻意避免标签化的风情描写。比如《贴地飞行》中进城务工者的“痴心妄想”，表面写城市漂泊，内核仍是峡江人骨子里的倔强：他们不再满足温饱，而是带着与城市平起平坐的底气闯荡。地域写作的终极意义，在于用方寸之地叩击普遍人性。我的三峡书写从不耽溺怀旧，而是将方言的节奏、巫气的民间逻辑融入现代性困境，就像我的中篇小说《北方密码》里那个穿黄裙子的母亲，她的北方记忆在南方小城发酵成格格不入的诗意，地域的异质感，恰恰成了人性共情的桥梁。

我喜欢选择多棱镜般的视角，来呈现伦理的复杂性

记者：你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写的都是普通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你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怎样的女性声音？你如何看待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变化？

姚鄂梅：是的，我更关注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们承载着社会的双重期待：既要独立能干，又需隐忍牺牲，像一块永远“能修补一切”的橡皮。在我看来，她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不同，最终却难逃某种共同的命运，比如《衣物语》里的小城女孩，以服饰为铠甲对抗日常的挤压；又如《西门坡》中建立女性公社的流亡者，在“出走”中寻找救赎的可能。

当代女性正经历着角色的剧烈嬗变。她们不再甘做父权移交链条中的“邮包”，却在觉醒中遭遇更为复杂的困境：《少年前传》里的母亲们

以献祭式的付出绑架子女成长，《柜中骷髅》中程姐因为生理残缺陷入自我否定。这些矛盾揭示了一个真相：社会一面鼓励女性挣脱枷锁，一面又用新的规训去束缚她们。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点像“救生员”，打捞那些沉浮于困境的女性，通过文字演绎她们的人生，展示她们“这样活过”。

记者：你的作品善于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你是如何通过个体故事来展现广阔的社会图景的？

姚鄂梅：我常常被生活的琐碎所吸引，那里藏着最真实的时代印记。我写的个体，并不是对宏大叙事的注脚，而是鲜活的生命本身，比如菜场里为几毛钱争执的妇女、集市上守着小店的老人、在时代浪潮中颠沛流离的异乡客。他们的喜怒哀乐、挣扎求存，就是时代最细微的脉动。

我不刻意追求全景，只沉入具体的人心。当一个人物的命运因政策变更、经济起伏或观念更迭而发生转折时，时代的影子便自然投射其上，并留下或深或浅的擦痕。与其说我对那些擦痕感兴趣，不如说我对那些擦痕的形状、深浅和颜色之类的细节更感兴趣。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总是令人如获至宝。

记者：小说集《家庭生活》收入了你的《基因的秘密》《外婆要来了》《柜中骷髅》（又名《背风处》）《游刃有余》4部中篇小说。这4部小说聚焦家庭伦理，探讨了亲情、爱情、婚姻等主题。在这些作品中，你的视角独特、文字冷峻，有一种很强的疼痛感。你是如何在生活中观察到这些素材的？如何看待当代家庭关系的变化？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复杂的家庭伦理？

姚鄂梅：你对《家庭生活》这部小说集的解读是很敏锐的。这4部中篇小说的素材，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皱里，菜市场的闲聊、医院走

廊的叹息、突然沉默的邻居。我不过是个生活的“拾荒者”，把那些被忽略的疼痛捡起来，放进了故事里。

当代家庭关系像一面被反复擦拭的镜子，看似光洁，照出来的却是裂痕。传统“家国同构”的框架解体后，消费主义和利己主义正腐蚀着以“情”为根基的伦理。亲情变得功利，婚姻沦为交换，而女性往往在育儿与生计的双轨上疲惫地奔跑。比如《柜中骷髅》里，程姐为保全婚姻亲自给丈夫物色情人，这种扭曲的“牺牲”，正是家庭权力失衡的缩影。

我喜欢选择多棱镜般的视角，来呈现伦理的复杂性。《基因的秘密》里“妹妹”作为旁观者，始终隔着一层纱观察着姐姐的苦难；《外婆要来了》中的李南直接参与婴儿的贩卖，在“善意”与罪恶间挣扎。在作品中，我不给人物贴善恶的标签，他们都举着“爱与责任”的旗帜，却在暗处利己而行，就像《游刃有余》中，善良如何将家庭拖入绝境？答案就藏在人性模糊的灰尘里。

世间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不能变成小说的

记者：《贴地飞行》讲述了一群农村年轻人为生活所迫进城打工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这部小说关注农村青年的命运，展现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追求。您如何看待“底层”写作的意义？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小人物的尊严与力量？

姚鄂梅：这部小说的创作源起一个快递员，我当时住的房子是没有电梯的，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小伙子，他不像别人爬楼爬得沉甸甸的，而是很轻快地上来，一阵风地下去。见了两回以后他会主动跟你说话，有一天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送快递，我换工作了。

我也是村子里长大的人，看到他们，我总是会有特别的感觉，就像我们是从同一个屋出来的，大家走了不同的路，现在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我内心很想贴近他们，但又没有渠道。那个人给了我这样一种机会。

我一直认为，“底层”写作绝不是俯视怜悯，而是对尊严的勘探。在城市化道路上，我写过的小人物如杨粒、袁圆等，早已超越温饱的挣扎。他们怀揣“痴心妄想”，以肉身撞击阶层的铁墙，送外卖时偷背导游词，在肯德基店复习考证，甚至用爱情作攀岩的绳索。这些看似笨拙的投机，实则是尊严的觉醒：他们要求与城市平起平坐，哪怕“贴地”也要飞行。

小人物之力，隐藏在“不沉沦”的微光中。袁圆用决绝的“仪式”斩断乡土枷锁，杨粒的母亲在葱油饼香气里重拾生计。他们被命运碾轧却不交出灵魂，那份“狡黠的生存”与“温柔的抵抗”，正是我以笔为烛想要照亮的，那就是卑微者从未停止对生命主权的争夺。

城市一边接纳他们，一边又嫌弃他们，而文学要见证的是，这些“燕雀”的翅膀，早已搅动了时代的飓风。

记者：《像天一样高》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你曾说过：“不管我以后还要写多少，写得怎么样，《像天一样高》对我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小说。”你为何对《像天一样高》如此看重？

姚鄂梅：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可以说是我的精神自传，更是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黄金时代的一次深情回望。那时，诗歌是铺展在大地上的星光，是年轻人莽撞而纯真的信仰。书中的康赛、小西、阿原，他们带着理想奔赴远方，又在现实的碰撞中各自抉择，有人妥协，有人坚守，而小西的“瓦尔登湖”正是对诗意栖居最后的执念。

这部小说封存了我生命中最炽热的岁月。那时候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凭一纸诗句走遍全国的友人，那些潮湿而自由的记忆，在多年后仍

然让我心中有一种疼惜感。它是我必经的成人仪式，哪怕迟来，也必须以文字的方式祭奠那个精神至上的年代。

记者：2024年11月30日，根据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改编的电影《不想和你有遗憾》上线公映。这是不是你的小说第一次改编成影视作品？你今后是否会向影视方面发展？

姚鄂梅：《不想和你有遗憾》确实是我的小说首次改编成影视作品。我没想到《像天一样高》发表20年后，竟然会被搬上大银幕，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真诚的文学作品还是有生命力的。

影视化是文学作品的新生，但这并不会成为我的创作追求，我深爱小说这种文体，世间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不能变成小说的。

我是怀着告别疼痛的决心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

记者：你创作的《少年前传》是一部关注青少年教育成长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小切口打开对教育现状的思考，充满了对“双减”背景下的教育焦虑感，同时，你也以冷峻的文字，写出了成人与少年的道德困境。你为何会想到创作一部与青少年教育成长话题有关的长篇小说？对目前的教育现状、青少年成长你有什么样的忧虑和思考？

姚鄂梅：创作《少年前传》这部长篇小说，源于我对当代教育现状的焦虑与道德困境的关注与思考。三个妈妈与三个孩子，像三辆精密设计的战车，在“鸡娃”的轨道上冲锋，却因为目击一地铁站的猝死事件，被抛入见与不见、说与不说的道德裂谷。

值得忧虑的并不只是孩子课业的重负，更是教育的目的被成绩异化后，少年如何在一片荒野中辨认“人”的形状。当成人以爱之名，用前途为砝码交换真相，如小说中母亲自导绑架案逼孩子改证词，少年被迫

在纯白心性上烙下第一道阴影，这正是成长的悲怆：我们教孩子正义，却又亲手教他们掩埋正义。

每个少年都白璧无瑕，而成人世界的妥协与算计，常常让他们未及长成便已锈迹斑斑。

记者：《我们的朝与夕》是你2023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不顾家人的反对，凭着热情和闯劲来到上海的小城姑娘衣泓和单亲妈妈星星、退休后仍心怀拍摄纪录片梦想的职业女性丛向阳、因恋爱生变来上海寻求新的生活出路的黎晓等几个女人的故事。这是你第一部以上海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现实话题，即“沪漂”人群的生活状态与生存环境。你是想通过对这一类女性群体的书写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

姚鄂梅：在《我们的朝与夕》这部长篇小说里，我写了几位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沪漂”女性，她们“坚韧的生命力和对自我价值的追寻”。

上海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衣泓的青春热血、星星的生存重担、丛向阳未熄的理想、黎晓逃离的决绝，但我想写的，不是简单的奋斗成功学，而是她们如何在异乡的缝隙中扎根、碰撞、彼此的取暖，甚至头破血流也不轻易放弃对“尊严”和“可能性”的坚持。无论起点如何，她们都在努力定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非被动接受命运的脚本。这份在繁华都市里挣扎、生长、互相联结的“女性力量”，是我最想传递的一种价值观。

都市里有着无数个“衣泓”“星星”“丛向阳”“黎晓”，她们的孤独、坚韧、微小的欢欣与巨大的失落，动人心弦，但我想说的是，小说是虚构的，但那份在陌生土地上寻求归属与意义的情感共鸣，是真实的。

记者：《海燕》是你最新创作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仍然是

以普通女性为写作对象，你在创作谈里说道：“我是怀着告别疼痛的决心来写这篇小说的。”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源于你一直以来对普通小人物的关切或者是感同身受？

姚鄂梅：《海燕》2024年刊发于《当代》杂志第1期，当时小说名是《不会飞的海燕》。今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海燕》。

小说讲述了一个叫林海燕的普通女孩的成长故事。她像千万个平凡人一样，读书时默默无闻，工作时不被看重，甚至“声音从来没人愿意听”。但她始终在生活的夹缝中努力向上生长。小说通过她跌撞前行的经历，展现了小人物生命里的惊雷，那些无声走过的路，实则是步步惊心。

我是怀着告别疼痛的决心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无论你是在走路，还是在闲坐，还是在干着别的什么，突然之间，就像水鬼在岸边露了一小块头皮，你想起了过往的某一点疼痛或尴尬时刻，你的脸上一定会不由自主地露出某种微妙的表情，那是至死都不会忘记它的表情。可惜，生活如大兵压境，迫使你跟那点疼痛或尴尬火速了结，再无纠缠。但你真的放下了吗？不可能。它只是被你深深地埋进了心里，就算跟你的骨灰一起变成粉末，但它仍然跟你在一起。

创作这部小说，是因为一个突然而至的念头。虽然如此，但我内心的情绪储备却由来已久，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亲眼见证过诸多跟我同龄的少年、青年，如何因为一件小事走上了令人悲伤的岔路。刚进初中的时候，一名男同学在全校个人卫生检查中查出耳后有积垢，被揪出示众，他一气之下退了学。我至今不知道他后来如何、现在在哪里。一名正在集体宿舍睡觉的女生，午夜蓦地醒来，发现半开的寝室门在风中兀

自晃悠，她放声尖叫，竟夜无法停止，最终走向疯狂。一名独自走在路边的全裸女孩，全身匀称地布满灰尘，目中无物地看着前方，步态优雅，不疾不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全裸的同性，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像她那样完美的女孩……类似的记忆还有很多，它们零碎、散乱，又生硬、硌手，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在一片光明的心头投下点点阴影。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我会年年重温他们，并为自己当年只是一名无能为力的看客感到心痛。渐渐地，我对这种重温的行为着了迷，因为他们让我感到轻微的痛意。我对痛意也着了迷。

小说中的海燕，从小害怕打雷，作文笨拙，活在哥哥“海鹰”的阴影下；她拼命学习却高考失利，工作后因调班错过“勇斗劫匪”的荣誉，婚姻里供养丈夫却遭遇背叛。这些并非戏剧化的苦难，而是生活最真实的粗粝质感。可悲的是，当海燕作为一个文学人物时，人们也许能从她的遭遇中读出疼痛感，但在现实生活中，海燕几乎是一个笑柄。

记者：你的作品无论是写女性、还是写家庭生活，主题都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写平凡人的梦想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你为何对社会弱势群体如此关注关切？在创作中，又是如何做到把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融入作品中，并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

姚鄂梅：这种关切并非我的刻意选择。当你在城乡间行走，看见少年因贫辍学的沉默，母亲攥着病历单在医院走廊里发抖，你就会懂得所谓“底层”，不过是命运天平偶然的倾斜，任何人都可能坠入其中。

总得给他们一个说话的机会，比如《少年前传》里向母亲竖起中指的昊天，他的愤怒不是虚构的戏剧，而是教育焦虑压垮童年后必然的裂痕。文字是一把温柔的匕首，如果我的书写能让“不可见”之人被看见，

就是值得的。

记者：从2005年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发表，到目前已经创作出版了《白话雾落》《真相》《西门坡》《1958·陈情书》《衣物语》《一面是金，一面是铜》《少年前传》等11部长篇小说，如此高产的创作，你是如何做到的？

姚鄂梅：我并没有刻意追求“高产”，而是写作多年，慢慢养成了一种节奏。

年轻时，写作是青春的自发倾吐，像《像天一样高》里对诗歌时代的追忆，那是没加任何雕琢的赤诚。随着年岁的增长，它逐渐蜕变为“智慧型”的自觉表达。我不迷信灵感，只信任日复一日的伏案。人物立住了，自会带着故事奔跑，比如《我们的朝与夕》中衣泓的命运，早已脱离了我最初预设的轨迹，但这种意外往往是不可多得的惊喜。

记者：你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作者，尤其是宜昌的作者朋友有什么建议？

姚鄂梅：我没什么特别的建议，但我有点体会，供大家参考：如果你决意写下去，就要做好长期坚持的准备，这会是个漫长的过程，既是创作的积累，也是人生的修行。

我与刘不朽先生的过往

■ 谢群山

2016年8月22日下午4点多，在《三峡晚报》上，我心惊地读到，和我渊源深厚的著名诗人、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原宜昌市文联主席刘不朽老先生去世！当时，在气温高达35℃的处暑时节，我却感到彻骨冰寒：虽然我已近20年未见他，却时时牵挂他，并总想找机会看望他一次，突然永远没有机会了！

二十几年前，我大专毕业，分配到县文化部门工作，多次见到当时的宜昌地区文联主席刘不朽先生。他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一张国字脸不怒自威，总是很严肃的样子，基本不笑，工作之余喜下象棋，对当时的书法家曾庆福先生等人在旁于棋路比较高明的“指点”易发火，对我这个棋术低劣者的“多嘴”却总是慈祥地微微一笑，并耐心地告诉我错在哪里。在见到他之前，我的诗歌处女作《永远的十九岁》荣获全县征文第一名，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西楚文学》杂志；我同样发在《西楚文学》的诗歌《历史的脚印》，后来荣获他领导的地区文联主办的征文三等奖

(第四名)。1996年4月，我在县文联驻会，由他与曾庆福先生主持的宜昌市文学笔会在我县渔洋关镇整整开了一周，请著名作家刘醒龙、邓一光先生来给我们授课，为我市尤其是我县文学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笔会结束后不久，在他主编的《三峡文学》杂志中，他亲自编发我的组诗《屈原和端午节》《昭君》《在神女眼中》《想望北京》，对我激励甚大。

就是在那次笔会上，他听说我已写就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十分振奋，预备帮我公开出版，嘱我修改誊正后给他看。我努力将初稿删减到40万字，用钢笔誊写到方格稿纸上（那时还没有普及电脑），带到他在宜昌城区主持召开的全市长篇小说研讨会上，被他隆重介绍，并请一位小说作家主讲，却遭受了一些负面的点评和违背初心的修改意见。

我自然不会去那么修改，我的创作风格也不允许我去那么做——我没有笔力去那么做。然而，他为我的长篇小说操了那么多的心，结果却不理想，我觉得十分对不起他，羞于见他，但他离休不久，我几次想去看望他，却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和其他一些原因，未能如愿，只好用努力创作来回报正直无私、严肃认真、襟怀坦荡的他。后来，我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与诗文，在全国到处发表，且到处获奖。2010年8月，我的“全球首部诗散文作品集”《行走之树》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推出；因这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且多半涉及到他很了解的诗歌，就想去向他汇报，请他批评指正；不久，我和他在电话上联系，他很高兴，但我到宜昌后，终因他年事太高，而未能相见，我只好将书放在市文联办公楼，至今不知他收到否。

至于那部长篇小说，被犹疑不定的我放在箱底，闲置了长长的10年，直到电脑普及，我又将其数次修正。等我了解“诗散文”这个新型文学体裁，且出书，又水到渠成地发现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为“诗小说”后，

就将那个长篇小说增订为80万字的“诗小说”，传给数十位不同年龄层次的网友试读（这时，互联网正在世界上飞速发展），他们的认可，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去年，我摘出其中39万字，将其微调，取书名《我们一起长大》投出，终被书商看中，今年初得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发行。直至不朽主席去世，我都在犹豫要不要去送他1套（上、下册）；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想等数年后该小说版权到期，届时我将增订的“诗小说”出版纸质本后，送他批评指正是否更好——因为他更熟悉诗歌这个领域。没想到这一犹豫，就再也没有机会。

2000年底，我县著名民间故事家刘德培老人辞世，我去珍珠山上帮助刘家办后事，满心以为可以见到一直记挂在心的不朽主席，哪知他是离休后即不喜抛头露面，且病痛在身，仅写来一副我认为是追悼会上最好的挽联“三楚长留故事，九天新添笑翁”；后来，我写回忆刘老的文章时，标题即为《忆笑翁》。今天，我又为一位刘姓文坛逝者写回忆文章时，不禁深深思考：作为一代导师，极易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误导对他非常敬重的学生，尤其是痴迷、仰望他的年青学生。而先师刘不朽主席，无论他曾对我的长篇小说作何理解，都因他的永远离去，而将这段文坛往事，付于历史的烟云。就在去年9月12日，他在《三峡晚报》中回忆他所经历的文坛旧事时，还在诗歌创作中提到我的名字，说明他也一直记挂我。

现在，不朽主席走了，给我留下不尽遗憾。呜呼，我心纠结，想哭，却欲哭无泪！好在他的高风在我心中已矗立成一座丰碑，在许多受过他高风吹拂、熏陶的人心上不朽！

一部“冒犯之书”

——读萧袤的《解忧公主和翼马》

■ 刘秀娟

萧袤老师的《解忧公主和翼马》，让我读到了一个少见的“乱七八糟”的故事。这个“乱七八糟”是加引号的——说明它新鲜、驳杂、多变、摆脱惯性，突破窠臼；也是不加引号的——有些读者确实会觉得应接不暇、毫无头绪，难以进入，甚至抱怨一句，这都些什么乱七八糟！

可以说，这是一本冒犯之书，但是我们应该欢迎这样的冒犯和挑战，甚至可以说，当前的儿童文学太需要冒犯、冒险了。（儿童文学经过新时期以来，一直到新世纪十年、或者说前二十年，儿童文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井喷之后，确实存在着如何突破瓶颈、树立新高度的问题，因此我这几年对一些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实验性的文本特别看重，这些作品才能真正推动儿童文学的艺术创新，创造新的可能性。——上午汤老师谈到儿童文学的标准化，确实是一个很大问题，其实就是套路化，再严苛一点说，是陈词滥调。）

因为这是一本新书，平时工作也忙，刚读完第一遍，我只能尝试着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体验。为什么我强调刚读完第一遍，是因为要系统、深入、准确地分析这部作品，只读一遍是完成不了的，它逼着评论者要做笔记，要画线路图，要剥洋葱、解扣子，做足文本细读的功夫。虽然我是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但显然功夫做得远远不够。

我尝试从它的创新性、原创性方面谈一下初步的看法。

一、打破题材限制

大体上，这是一个历史题材的作品。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用萧袤自己的话说，一句话就能讲完，就是解忧公主在一帮好精怪的帮助下打败了太匈王。关键是怎么讲呢？他用不可思议的方式让历史、文物活起来。

作家对“解忧公主”这个题材发现独具慧眼。“解忧”本是汉代朝廷对和亲公主寄予的“政治责任”和美好愿景——解除边境忧患。但是时过境迁，这个“忧”就具有很深邃、很广泛的意义，这个“忧”也是忧愤、忧心、忧情。中国古典诗词最普遍的情感经验，就是忧愁，诗词曲赋的一种重要功能是要“销愁”。那么萧袤的解忧，解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在我们的民族性格、新一代孩子身上增加一种淡化忧愁，增加一种喜气洋洋的开心劲儿，专治“不开心”。

一般来说，对历史题材的几种写法是：其一，完全进入历史情境，塑造历史人物，讲述“青少版”历史故事；其二，现代孩子穿越到古代，深入了解历史甚至通过自己的“来自未来”的特异功能，改变历史，挽救家国；第三，在现实题材作品中融入深厚的历史文化因素，主人公的成长与对历史文化认识的深入相互融合，促其文化自觉，强调价值引领。

而萧袤完全跳出了这些既有模式，实现了对历史题材的“新解”，使解忧公主的故事来源于历史，却跃出历史的限定，融入了大量的童话元素，与当下孩子的心理紧紧贴合在一起，进入到一种灵活的、自由的状态，成为一部“精怪之书”。而怪力乱神恰恰是历史叙事中经常被回避的因素，萧袤赋予它们具有现代性的发现和“正名”。

二、打破文体边界

这部作品定位为童话，具有童话想象、童话形象的鲜明特征。但它又突破常规童话的模式，融入历史小说、幻想小说、科幻小说的很多元素，在文体上不作“自我限制”，完全根据作者讲述故事的需要，探索儿童文学新的表达方式和叙事空间。

三、打破时空区隔

这是西汉解忧公主的故事，也是一个现代故事。这个解忧公主既是一个历史人物，又是一个现代儿童形象，她和精怪们打败太匉王的故事不是在单一空间展开，而是融合了很多现代元素，这种时空的突破并不是靠“穿越”来架构，而是一种既在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语言和情节，是一种旁逸斜出，因而显得特别灵活、自由、有趣，有时可以理解为一种插科打诨，活灵活现地表达现代孩子的语言、兴趣、心理。比如，解忧公主和精怪们到上林苑后，陷入一个神秘“大坑”，他们猜测这是皇帝的大脑——读到这里，我们都会因为这个“脑子有坑”的网络梗会心一笑。其中一个精怪说，“皇帝想到太空去”，看似是一句玩笑话，实际上以轻松的方式让故事突破了“古代背景”。在父亲被降罪前往西域的路上，解

忧公主要不断跟阻挠他们的坏精怪战斗，妈妈问她在干什么，她回答说：“妈，放心吧，我玩一会儿就不玩了。”作者又按捺不住地补充说，“打精怪跟打游戏似的，还要偷偷摸摸地打，这是属于解忧公主和她的小伙伴们们的世界，最好把爸爸妈妈拦在门外。”这完全是一个现代家庭出行的场景。当下生活以非常自然的、巧妙地方式融入了解忧公主的故事。

四、打破文本规矩

萧袤把故事讲得轻松有趣，但这个看似线性发展的故事，其实包含了很多文本上的“套层”。

它与经典文本形成了很强烈的互文关系。作品的开篇写到：“从前有位藩王，生了个宝贝女儿。藩王整天为国事、家事、天下事忧心忡忡，愁肠百结，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希望女儿能给他带来快乐，给她取名解忧公主。”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童话、民间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这样讲下来，我们觉得这是对历史上真实的解忧公主进行民间故事化的简写、再现，是一个“低配”版的历史故事。很快，到第四页，你就发现自己被骗了——他写到：“伙伴”两个字打上引号，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吧？到后面更加直接，一个精怪跳出来说：这故事还怎么讲得下去啊？一读到这种叙事视角，你就知道，这是现代儿童文学里才会有的，所以它还包含着经典的现代儿童文学文本。比如《木偶奇遇记》的开头：

从前有……

“有一个国王”，我的小读者马上就要说了。

不对，小朋友，你们错了，从前有一段木头。

如果熟悉儿童文学的读者，还会在里面发现《爱丽丝漫游奇境》《小王子》《好心眼的巨人》《锡兵的故事》等等经典儿童文学的元素。

它代入了网络游戏的叙事手法。好的网络游戏实际上是有一个故事文本来支撑的。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无论是不是玩家，作为网络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网络思维已经成为他们内在的接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游戏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无法忽视的文化消费场景。读这部作品，我会不自觉地跳出《植物大战僵尸》《王者荣耀》等游戏设定。

它这是一个“多声部”作品，作品中的角色会不时跳出文本，不断地“自我解构”，如同布莱希特实验戏剧，打破演员、角色、观众之间的分界，让他们相互讨论相互评论，衍生出主体故事之外的“次生文本”。

五、打破审美惯性

这是一本好玩的书，真有富有游戏精神和童趣的书。它热闹、幽默、混杂、明快。故事的“动线”很突出，节奏很快，从解忧公主的成长，从长安到西域的行程，一直在“行动”，较少有静态的叙述，使作品有一种“速度感”。故事语言幽默、流畅、跳脱，亦庄亦谐，非常符合现代孩子的语言的表达。从根本上，萧袤就不想创作一部“端着”的历史故事。虽然他本人对传统文化非常热爱、颇有修养，但我体会他并不想把一种沉甸甸的“敬畏”传递给孩子，避免“敬而远之”，反而希望孩子能“热爱”，在解忧公主和精怪身上感受到“千秋一寸心”，当下与历史、我们与古人的相通。

现在的孩子对于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们更愿意接受“活态”的传统，这些年“国风潮”兴起，与文博领域、文艺领域对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有关系，我们对传统的态度越来越“活”，表达的方式越来越多。从《哪吒2》的爆火，我们都能感受到新一代读者、观众对改编故事更有包容之心，对多样化审美更有接受能力，对复杂多义的文本更有解读能力。

六、打破精神重负

萧索的童心和淘气在这部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现在的孩子生活在过度“被保护”“被监视”“被教育”的环境中，格外需要培养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能力。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中提出，“童话故事可以激发和培育儿童最需要的情感资源，使他有能力去应对那些他们难以言状的棘手的内心困扰。”他认为，“同生活中的严重困难作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生存的固有部分”，“向现代社会的儿童提供独闯天下的主人公的形象甚至比当年童年故事被创作出来时显得更为重要”。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儿童更加孤独，更容易陷入绝望。这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如果我们对当下儿童成长问题有所洞察，就会发现生命能量的匮乏、生活热情的丧失已经成为儿童成长的普遍性困境。因此，我非常看重《解忧公主和翼马》在“战斗”或者说“游戏”当中所倡扬的价值：一是重视儿童与伙伴的关系，或许可以帮助读者一定程度上克服社恐流行带来的困扰；二是重视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或许可以帮助读者缓解普遍性焦虑、内卷、恐慌，永不匆忙、永不忧愁；三是重视包容和谐的社会关系，“好精怪”与“坏精怪”、“善”与“恶”，并非永远对立，要允许阶段性错误，要给予成长以足够的耐心与呵护。

从肉瘤到翅膀，一次艰难的探索与飞跃

——废斯人《你好，怪人》简析

■ 胡纯琦

《你好，怪人》是青年作家废斯人创作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这篇作品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青年号上。我拿到样稿之后，才发觉它并不是一篇典型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这证实了我初看作品时的印象，它的主要受众是青年群体。当然，阅读能力比较强的少年读者或青少年读者也能看懂，所以，把它归于儿童文学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把这个作品连看了两遍，除了出于编辑的职业本能，希望能对这篇作品的受众群体有个清晰定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篇作品确实耐读。读第二遍时的感觉，竟然比第一遍时更好，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阅读体验。

读第一遍时，我觉得这部作品有两个显著的优点。

一是文风细腻，无论是环境描述，还是心理描述，都非常生动，而且精准。文章开篇描写微风吹动窗帘的那一幕，“我抱紧鹅绒枕头，微风吹拂，米黄色窗帘有节奏地摆动，阳光钻着空子倾泻一地，不一会儿，

份沉重。全文读下来，让人有种喘不过气来的震撼。

在了解基本的人物和结构之后，读第二遍，这部作品又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惊喜。

首先，是文章立意上带来的惊喜。像这种情节结构略显零碎，又带有一些悬疑色彩的短篇作品，写到收笔时，一般会有一个“收”的动作和一个“拉”的动作。“收”是要把各种情节线索收到一起，打成结，以此呼应前文埋下的各种伏笔，破解读者心中的各种疑团，使得文章更加紧凑，本文无疑是做到了。“拉”就是迅速拉升立意，带给读者一种崇高的审美体验。文章的最后，作者揭示了“我弟弟”的死因，是身为军人、又作为哥哥的“我”为了部队救灾，没有保护好弟弟，这也成了“我”一直走不出来的心结。似乎为了让读者读得更明白，作者干脆在文尾用一句话直白地点出了全文的主题，“舍小家、为大家……抗洪抢险……充分发挥军人大无畏精神……”点题完毕，文章也果断结束。“收”与“拉”这两个动作一气呵成，展现了作者很强的文字驾驭能力。

其次，是作者在写作手法创新上所做的尝试，给我带来的惊喜。

这篇短短几千字的作品，作者写来想必并不轻松。我做过读者、作者和编辑，经常在这三重角色中反复切换，来看待同一篇作品。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但凡读者读得很辛苦的作品或者章节，作者必定写得并不流畅，至少很难做到一气呵成。

“我”是文中的主人公，“我”的背上有个肉瘤，但在患有癌症的小女孩茉莉眼中，肉瘤并不可怕，甚至可以变成天使的翅膀。无论是“肉瘤”还是“翅膀”，都是一种隐喻，“肉瘤”是“我”因为痛失母亲和弟弟之后给自己套上的沉重精神枷锁，有医生曾告诉“我”，它是不存在的，只是我自己的想象；“肉瘤”能否化成“天使的翅膀”，是“我”能

否化解心结的关键。“我”在经历各种艰难的心路历程之后，终于化茧成蝶，扇动着“天使的翅膀”去看望手术前的茉莉，带给她生的希望。这其实也是文章主题“舍小家，为大家”的另一种体现。

从现实意义上讲，文学作品要么向外探索世界，要么向内探索内心，发现自己。这部作品显然属于后者。从“肉瘤”到“翅膀”，文中的主人公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内心探索与飞跃。

在文中主人公进行内心探索的同时，本文的作者也正在经历一次创作上的艰难探索。这篇短篇小说背负了作者太多的期望，文中人物关系复杂，作者想表现的东西又特别多，在写作手法上也要进行创新，把这么多的目标糅合在一起去实现，需要有相当强的文字功底。幸运的是，作者的这次尝试成功了，最后呈现出一份不错的答卷。

本文也有略显不足的地方。最后部分，“我”走出心结，背上长出翅膀的情节，略微有些突然，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即使是挨了外公一记耳光，即使茉莉手术前打电话想见“我”一面，这些刺激本身都不够强烈（甚至很日常），不足以造成“我”突然顿悟。另外，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这篇作品小读者读起来会有些辛苦，儿童性略显欠缺。当然，作者是从成人文学创作向儿童文学创作拓展，这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探索意义，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理解为，在为儿童文学创作探索新的创作手法，开拓新的创作空间。

《你好，怪人》整体上瑕不掩瑜，是一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它所进行的探索是成功的。

创造真善美的世界

——读温新阶先生的《乐园志》

■ 梁春云

温新阶先生有深厚的文字功力和感情积累，擅长写地域性散文，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已经有好几部散文集获奖。鄂西长阳的“乐园”，是他的故乡，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乐园志》，取材于乐园这片土地。故乡的地貌原生态自然之美、历史与现状、诸多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乡村振兴取得的成就，始终是他创作的源头活水。他以朴实清新的笔触，在乐园的胡家湾、杨家冲、庙垭子、土门坳、王河沟、袁家街、上河、白岩、五大队等地展开宏大叙事，古今人物有序出场，秩序井然。《乐园志》是他长期抒写故乡的集大成者，堪称充满诗情画意的“乐园史诗”。

温老师回到家乡，在放眼“平平展展的田畴”，走进“高高低低的房舍”时，便有了虔诚的仪式感。探寻故土先辈，打量后人生活，回望、捕捉、记录他们共同向好的愿望，人物形象、品格及各自不同的曲折人生跃然纸上，积极地创造真善美的世界。

乐园世代“文脉相续”，温老师精细梳理，为她培根奠基，福泽后人，不遗余力。他的曾祖温经伯，曾经考中举人，因未出仕，一心在家设馆授徒，在上河的卷桥河和车沟，距离不过两公里，分别倡导集资建石拱桥和石板桥，桥头功德碑上，他的名字都刻在第一，因为他的捐钱最多。“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大的河就是上河。上小学的时候，每逢下大雨，都要绕道卷桥河，穿过整个响潭园，才能走到学校。”这是我在温老师的散文集《一抹春色》的《沿着河岸前行》一文中读到的，老师几时的经历印象深刻。先祖是睿智的，是慷慨的，倘若上河没有桥，遇到下暴雨时乡民将无法出行。梁实秋先生在《谈话的艺术》一文中写道：“写文章讲究开门见山，起笔最重要，要来得挺拔而突兀或是非常爽朗，总之要引人入胜，不同凡响。谈话亦然。”《沿着河岸前行》一文就有这样的效果。

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由此可见，哲学源于人们在实践中对世界的追问和思考。“但是读者是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这一背景在他们阅读时决定着他们看到什么。”我们从温老师熟悉的语言习惯、凝练的文字中能充分感受到他的乡愁情结。《胡家湾》一文中，我们读到了他颂赞胡家湾是一块宝地：“宝地总会有异人。覃千重就是胡家湾的人物……虽居住偏远，县长若到乡里视事，必登门拜访，有时乘轿，有时骑马，农户人家开门而观，眼疾腿快的连忙去千重先生家报信，其实，衙门早几日就来知会了，家里正在杀鸡宰羊。”短短几句话，还原了覃千重先生受地方官员器重和群众欢迎的全貌，也由此可见，乐园人在历史上敬畏先祖人杰已蔚然成风。“传承得久远的还是文脉的相续。覃立寿老师一家在胡家湾是另一类发达的门户。”这里同样是以熟悉的表达方式，一展才华的自觉和作品的自觉，盛赞覃

立寿老师一家传导知识，热心助农，为众乡亲释疑解难，“为家族大树培土剪枝”的豪情，并颂扬他们传承乐园文化的精神不朽。

在《翻过土门坳》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前不久，我又一次深入千才岭的腹地，再次想起姨父的话，似乎读懂了这片山水。这里偏远，但并没有野蛮的基因，因为有书本和文化的浸润。群山，并没有阻挡千才岭人的视野，文化可以让人的目光穿越物质的屏障，心之锦绣一路铺展。”这些精辟的文字，凸显出家乡人的出生、教育背景、情感状态等，家乡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得到了升华，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杨家冲总有自己的骄傲。”（《杨家冲》）“飘逸在千才岭土地上的文化因子滋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翻过土门坳》）对于曾是区上千部的范明哲，读博的女儿范自兰，读书人教书人范书琴，原乐园公社副书记、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主任肖锡政，村支委赵晓晴、余贻翠等人物的描摹，温老师就有这样的笔力，通过人物生命历程的概述、故事情节的串联，继而联想抒怀，便能烘托出真实自然且丰满的人物形象。温老师的拟人、拟物手法很妙。在描述贵州嫁过来的媳妇时写道：“两棵贵州的青冈在胡家湾生长得枝繁叶茂，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润，据说，还有贵州的青冈过来扦插。”这些文字的架构、措辞的讲究上，都是在为主题的深化、情感的升华服务，我们仿佛看到了几位外地女性载歌载舞的喜悦，还有她们活泼开朗的性格，以及充实的精神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状态。又如，福建莆田的陈秀珍，丈夫因车祸身亡，带着两个儿子，因在QQ上与土门坳的张祖全建立了联系，他已离异，带着一个儿子，两人组建家庭，“刚来的时候，陈秀珍形单影只。外来的阳雀子，喊个乖乖阳还是老家的口音，低头倾听，抬头笑脸，把一枝咸丰的糯米条扦插到了土门坳。”温老师通过细致观察，抓住一听一笑的特征，巧妙地运用修辞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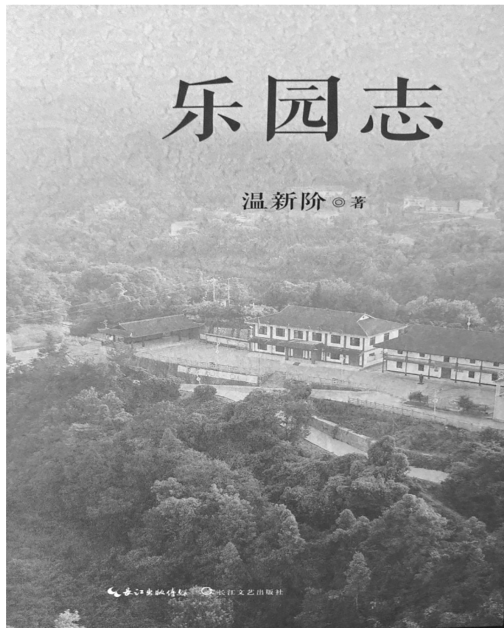
理描写、隐喻，成功地塑造了陈秀珍向市级非遗传承人李道翠学唱山歌，主动与人结交，融入大家庭的人物形象。又比如，“麻雀都往旺处飞，不单附近的姑娘喜嫁张家湾，还有不少远处的雀儿也落在了张家湾的树枝上。张家湾，人丁兴旺，繁荣祥和。”（《一湾锦绣》）寥寥数语，由事及理，有节制的抒情，呈现出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之美、含蓄之美，读后令人畅快愉悦。

老农人与新农人的交织，传统种植与科技农业的碰撞，续写了农耕文化的新篇：“耙水田”的马本章当为高山冷水米代言；割黄豆一夜不睡的桂枝嫂子、豆腐坊的张纯轩、温老师的母亲等一批老农人，当为磨膏豆腐、豆酱粑、豆豉、懒豆腐等特产美食代言，还有更多的乡村土特产，都通过电商、抖音平台宣传，连同他们的坚韧和创新优品一并推送，反响很好。“人生像一块板田，就是这样一寸一寸往前锄进，偶然捡拾到一枚去年犁地时遗失的硬币，一盞生活之水滴进了一滴蜂蜜，洒甜了平淡的日夜。”“一根树上的枝丫，风来了，一起摇晃，阳光来了，同沐金辉。”（《光荣的腊月》）“勤为至宝一生用，俭作良田万世耕。”乐园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同心同忧共患共生踏实过日子的品格，更加富有了诗意。

《今年清明是否有雨》的叙事，围绕覃祥官医生及家人的命运展开，倾注了对覃医生的深切怀念之情，直击灵魂，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影像：人生的境遇无常，覃妻刘维菊甚至遭遇疾病、死亡的拷问，仍安然度余生，对美好的坚守，从容、淡然与豁达的气概，则是乡村老人生活的真实反映。“想起他头上扣着一顶帽子，永远微笑着的容貌，心头便有了朗朗霁朝。”覃医生在70个“新中国第一”中榜上有名，他虽已离世，但已然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风景。

《乐园志》中载入的有晚清秀才，有清廉干部，有医生，有高级裁缝、高级木匠，有篾匠、石匠、漆匠、瓦匠，有杀猪佬，有背脚工，有上头婆婆，有青年才俊……大批乡贤和典型人物井喷般涌出，其外貌神态、行为举止、性格特点鲜活灵现，他们善良厚道朴实，有绝技绝活儿，成为乐园文脉相继的重要符号之一。

通过乐园风土人情、风俗习惯、风光景物和特产的汇集，可以窥见温老师提炼、升华的精神路径。那些珙桐、杉树、漆树、栎树、银杏、柿树、核桃、桂花、木瓜、茶树、茱萸、香椿等树木茂盛生长，形成了良好的生态，处处充满生机。温老师源于生活的体验，适时表情寄意。我很喜欢温老师对于环境的描写，他总会发现生活中的亮色：“我来的时候是初春，一畝一畝的药用木瓜和油菜正在开花，金黄的毡子上铺就片片粉红，养眼极了。”（《五大队》）他对故乡深深的热爱，也就自然隐藏在这些描写中了。洋房、公路、田畴，与高大树木和谐相生，耕作的人们一边劳作一边唱着歌谣，幸福感就在文字的神韵和艺术的感受中产生了。



温新阶《乐园志》

诗意而秀美的乡村

——读冰客散文集《汉江书》

■ 龚丽丽

青年作家冰客的散文集《汉江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从行走记、故乡忆、亲情书、岁月想、人生悟五个方面，以诗性的语言和思维，以优美的文字，书写了对故乡的热爱、对童年的怀念、对亲情友情的感恩、对生活的思考、对岁月时光的感怀、对人生的感悟、对行走旅途的所思所忆，以及对生育他的汉江充满的思考，讴歌祖国大好河山及山水人文的一部散文结集。囊括了多年来对亲人、朋友、乡邻的不尽感激，对童年生活的温馨回忆以及对人生旅程的深度思考。作品充满泥土的芬芳，再现了诗意而秀美的乡村。每一篇细细读来，如品一杯香茗，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是一本书写改变人生命运的奋斗史。《汉江书》抒写了作者曲折坎坷、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这句话用在《汉江书》作者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一个不包分配的中专生毕业

来到县里的国营种畜场工作，每天重复着一系列艰辛的重体力劳作，却做着文学梦，仅凭对书籍的热爱和文学的虔诚，立志用文字闯出一片新天地。

不甘于命运，所以作者冰客在写作的同时开始了自修会计学大学专科，并努力考取会计证和助理经济师职称期盼改变命运。九年里，靠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进入报社工作，又自修新闻学专科和本科，直至取得新闻专业主任记者副高级职称。一个个码起来的文字如同一块块坚实的砖瓦，垫高了自己，开阔了视野，也奠定了未来。

这是一部书写家乡山水人文与风景的游记书，充满地域特色，也是一部为故乡代言的乡愁书，更是一部回顾人生历程的回望史，还是一部人生感悟的岁月书，赤子之情、游子之心充溢在字里行间。《汉江书》第一辑“行走记”大都是游记散文，记录着他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和家乡山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无论人生，无论故乡，无论乡村，也无论亲情友情，无论是我发生在这条江及这条江岸上所有的故事和思绪思考，都可称之为是为故乡而书写。”冰客在后记中说。他对行走的山水人文游历后进行深层思考，然后化为一篇篇生动的文字，以此感念故土，感念大自然的山水滋养与馈赠。

作者以朴实清新内敛的独特语言，以饱满浓烈的情感，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和回望，对亲情友情充满深情的怀念和回忆，对乡愁乡情乡恋发自内心的真情感悟和宣泄，也是这部散文集《汉江书》的一大鲜明特色。从乡村走进城市，是生活给予了他无尽的精神财富，他将这些精神财富化为生活的馈赠，用饱满的情感优美的文字宣泄和抒发出来。无论是山水的厚爱、亲情友情的恩典、故乡风土人情的感悟等等，他都视为生活

的馈赠，也成为了他抹不去的永恒记忆。他不仅仅是对故乡简单地回望式怀念，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时光追问，而是通过不同人生阶段的体悟和思考，将情感进行深度书写，淋漓尽致地宣泄和抒发内心的乡愁和情感及其背后的理性反思。

乡愁、乡情、乡恋是《汉江书》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表达和生动书写。第二辑“故乡忆”中，《怀念乡村春节》《故乡行》《泪别故乡》《春回故乡》《梦回故乡》等篇什，都深情抒写了他对故乡的记忆，对故乡的深情依恋与怀念，语言凝炼，字字珠玑，无不饱含着深情，读来令人感动。

“乡村之于我，永远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家是以父母的存在为前提的，失去父母也就失去了回家的路。”“再回老家我将成为一个客人，老家曾经的温暖只能成为我永远的回忆。”（《泪别故乡》）一文将离别故土的难舍与惆怅展现得淋漓尽致，读来感人肺腑。

此外，《故乡的井》《故乡的冬天》《郧阳酸菜》《犹记少时玉米香》《红薯记忆》等，是对故乡风土人情、习俗风物的描写，故土之乡愁充溢其间。

这是一本回报亲朋好友的感恩史。心怀感恩，所遇皆温暖。书中“亲情书”篇章中对亲情友情的感恩表达无不充满温暖，仿佛深情诉说着一位游子的思乡情结与感恩情怀。最早启发作者走出来的是父亲蓄满泪水的目光，因为年幼时的懵懂无知、少不更事，以至于没有达到父亲期望他考上大学的心愿，而给父亲造成了心灵的创伤，让走上工作岗位却在艰苦基层工作的作者深深自责。母亲去世的早，所以父亲尽量不轻易吵他以弥补缺失的母爱。这种用目光感化的教育以至于多年后才读懂，可惜，已错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美好时光。

读懂了父亲的期盼，一个“把文学捡起来，用文学走出一条路”的念头，宛若一束光为作者在国营种畜场工作初期指明了方向。对于一个最初学历不高、无人指点的初学者来说，父亲坚信他可以通过文学走出一条路来，这无疑是最大的动力。

心中有景，花香满径。无论对亲人、对朋友、对乡邻，还是对陌生的薯农、未曾谋面的文友，作者始终以真诚之心、感恩之心、热忱之心、责任之心、理解之心经营着情感，珍惜着彼此。

这是一本铺就年轻文友的逐梦路。网络有句话：“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替别人撑把伞”，作者正是这样的人。经历过童年没有书读的困苦，所以总想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他人。他把自己多年来出版的诗歌集、散文集和评论集捐赠给全国各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武汉图书馆等全国三百多家图书馆的收藏证书就是最好的见证。还不说，像我这样热爱文学的人，不知道冰客给全国各地多少文友寄出了多少本书，又有多少人获益。

在读了《汉江书》后，我看见了一个和自己一样曾经犹豫、迷茫、纠结的人，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梦想；书中作者实现阶层跨越的经历让我深受启发，我应该学学他，克服困难，多投资自己，瞄准目标，行稳致远。这是经验，更是方向！

桃花源寻牛记

■ 段吉雄

在山上的密林里跑了两个小时，老王还是没有找到自家的牛。沿路“哞哞”地呼唤、模仿牛的叫声、击打手中水壶……老王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始终不见牛的踪影。偶尔，远处似乎有牛铃铛的声响传来，侧耳细听，是风在山口打着尖哨。再听，对面山林里传来猴群的怒吼声。

“它们不高兴，嫌我太吵了。”老王笑了笑，屈腿坐在草丛里，撩起湿透的上衣，沐浴着山风。土黄色的小公狗卧在他脚下，吐着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那条怀孕的白色母狗早不见影了，可能压根就没跟上来。

“你在山上放养的有几头牛？”我问老王。

“五六头？六七头？”

我有些不解地看着他。老王解释说，去年春天的时候，牵了一头公牛和四头母牛到山上放养，前段时间上来时，看到其中三头母牛已经怀

了牛仔。

“所以我也说不准。也许小牛仔已经生下来了。”

老王叫王定喜，今年58岁，家住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蒲溪村。这里位于武陵峡风景区内，曾上榜陶渊明笔下“桃花源原型地”推测排行榜。据多位前来考察的专家学者证明，无论从地容地貌还是历史文化上讲，此处更接近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桃花源”，那里天空蔚蓝、山风甜醇、远离尘嚣。对于桃花源原型的争论，老王没有太多的了解，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只晓得，原来山上十户邻居陆续都搬出去了。现在，整个山谷里只有他家和另外一家做农家乐的生意人。

随着媒体的宣传，老王家居住的地方慢慢被世人所知，前来寻找属于自己“桃花源”的人络绎不绝。从外界到桃花源最方便的是走水路。以前，若是想进到里面，要先乘坐小筏子，行至半途后再徒步沿河滩逆流而上，中途需要多次蹚过齐胸口深的水，还要越过河床上的巨石，再走山路。倘若体力不好或者不熟悉路况，那是万万不行的。那时，若有人想进去，都会先和老王联系，请他出来带路。每一次，老王都是迎着朝阳出发，驾一叶扁舟穿行在层峦叠嶂的群山里，披着夕阳把探险者带回到家中。

当然，也有一条山路，但那不是给外人走的。且不说要翻越海拔1200米的四方寨，也不说密林里出沒的野兽让人望而生畏，仅是看一眼那挂在悬崖上的羊肠小道都会让人眩晕。

现在，老王的牛就散养在四方寨的山林里。早上六点半，他左手拿着砍刀，右手提一壶浓盐水，准备上山寻牛。一是给放养在那里的牛补

充点盐分，二是看看几头怀孕母牛的情况。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衣服一点一点地被汗水润湿，边缘部分又一点一点被山风吹干。身后两条小狗喘气声越来越大，还未及山腰，白色小狗便放弃了。我猜想，它是为了保护肚里的孩子。

“以前还养有羊，但不好管教，加上羊对植被破坏力强，就没有养了。”歇息的时候，老王说起以前的趣事。有时为了找羊，会翻几架山，从中午找到晚上，明明看到它们的影子了，但就是追不上，而且越喊它们跑得越快。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每天傍晚的时候才把羊放出圈，这样它们就忙着填饱肚子，没有闲工夫四处跑了。

云雾缭绕的半山腰，就是老王的牛舍。说是牛舍，其实是四间高大的土坯房。夯土而起的墙、粗壮光滑的木梁、雕花的门墩，还有门前那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都在叙说着房屋曾经主人的生活品位。

“原房主搬走几年了，我把房子买过来，做了牛舍。”老王仔细观察着地上新鲜的牛粪和牛蹄印，辨认它们行走的方向和时间。“昨天晚上回来过，今天早上走的。现在这个季节，山那边的草要好一些。”

老王开始学牛的声音，“哞——”“哞儿——”他变换着腔调，一会儿粗壮浑厚，一会儿又带着稚气，边学边用刀背击打着手中的水壶。声音被山风带着在群山中穿梭，从四方寨传到了笔架山，又到了驴头山，最后跌落在翡翠一般的瓦沧河里。

“这里的水最终流到了北京，你知道不？”我指着山脚下隐约的河流问老王。

“哪个不晓得嘛？”竹山县官渡镇毗邻神农架林区，老王的口音有浓浓的川音。“这水进入了堵河，汇入汉江，然后流进丹江口水库，最后到

了北京。”

2005年，官渡镇建起了松树岭电站，老王家的下游成为了库区，水面一下子宽阔起来，最深处达到了30多米。当地借助武陵峡风景资源，成立了观光旅游合作社，业务范围扩大到旅游接待、餐饮服务、民俗表演、农产品销售等。

从外面到老王家，再不需要小筏子了，也不需要光腿蹚水了，全部都修建了栈道，架了铁桥。当然，为了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当地将整个线路分成了30分钟的水路、20分钟的栈道和20分钟的山路。老王家也享受了政府补贴政策，重建了新房，开起了农家乐。还买了一条电动竹筏船，出入方便多了。

“现在来这儿玩的游客很多，特别是暑期和周末，有一天最多接待了10桌客人。”老王在房前屋后都种满了桃树，门前开阔处还种了一大片格桑花。时下，桃花开得正艳，姹紫嫣红地聚集在一起。透过花丛，农家小院里，两只小猪欢快地寻找食物，黑白相间的小猫蜷缩在椅子上，一群正青春的鸡仔激情地飞奔着，捕捉着草丛里蹦跳的蚂蚱。

“不找了。随它们去吧，吃饱了会回来的。”站在山顶，老王把壶里的盐水洒在路边的草丛里，“晚上它们回来时，闻到咸味就会过来吃，知道我上来过。”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百姓生活温饱与精神舒放的理想社会，让世人为之神往。在我看来，王定喜就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

书事记

■ 甘武进

我热爱读书已多年了。

我到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如小说随笔等。我要让自己见多识广、满腹经纶……我的借书证开始每次只能借3本书，数次评为年度“阅读之星”后，借书证升级为现在的15本书了。书读多了，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形成文字，希望被更多的人看见，读后有共鸣、有建议、有认可。于是，在借书与还书之间，我收获了纸质阅读的幸福，也收获了精神上的愉悦。

这种幸福与愉悦，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彩。那年，我看到家乡晚报有个书评的栏目。我把自己的一篇篇书评投了过去。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书评在晚报上发表了，且一发不可收拾。那年，我在晚报上发表了50多

篇书评，如《故乡，是心中抹不去的痛》《留住回得去的乡愁》《有人的地方就会觉得温暖》等，提醒我或阅读文章的人：心存善念，灵魂才会有了方向；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人……

那种美好无与伦比。后来，我想获得最新出版的书，就在网上购买了。看热播剧《人世间》，我在网上买了这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梁晓声感同身受，满怀深情，立足底层，直指人心，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小说将人性的善、人心的单纯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让人惊讶、震撼、喜欢。书中写的是百姓生活，将励志色彩潜隐在作品当中，对当下青年读者具有教科书意义。

我喜欢类似的书籍。于是，选书、购书、读书、写书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肖复兴的《正是橙黄橘绿时》、汪曾祺的《五味》、陆灏的《低头看花》等书籍，都摆在了我的案头。我认真读着，思考并写下自己的感悟。一篇篇饱满深情与热望的书评作品如《用真情感怀人间》《三餐有味，四季有景》《卖花担上看桃李》等先后在报刊上发表。那是知识的力量，它让我懂得珍惜当下，更好地热爱这个世界。

我习惯这样的生活。数年过去，我的书越来越多，每次工作变动，整理与搬运书籍成了我的头等大事——有太多的书我舍不得丢弃。我把部分书送给学生外，开了个网店，开启了我的卖二手书之路。第一本书的卖出，体验不太好。有书友要买《李渔的窗子》这本书。看到他催得比较急，但我又不知如何在平台上处理，便直接找了家快递把书寄了过去。书友说：“你不担心我不付款吗？”我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送给你都可以。”

有次，作家周华诚发了个微信朋友圈：写书评送新书，限额5人。很

幸运，我得到了那本书。我写的书评《充分感受阅读之美》刊登在《教师报》上。周华诚说：“感谢甘老师，《教师报》的影响很大。”作家杨华之送给我的诗集《微光》，我写下《我从过客，变成归人》的书评，刊发在《太白风》《宜兴日报》等报刊上。杨华之获悉，又送来新出版的诗集《道滢镇》。当然，我也回赠了我的随笔集《唇齿留香》。

这样的书来书往，我收获了情谊；这样的书来书往，我收获着热爱。热爱可抵岁月长。我感恩每一次与书籍的美好相遇，感谢每一本书中的那些美好的文字。我将珍惜当下，继续热爱读书，那是一道永不告别的心灵盛宴，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心灵历程。人生不易，余生不长。我将尽情地享受这道盛宴、这场历程，我的生活也因为书来书往而变得更加惬意和美好。

二

从快递员手中拿到《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刘敦愿著，郑岩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这本书时，我的心情总算平静下来。这是我第三次买这本书。

那年，有份国家级报纸的书评版，专门刊发与动植物有关的书评。我关注好久后，打算写篇书评投过去试试。想想看，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如果写的书评能在这样的报纸上发表，那可是天大的喜事。我在相关网站与出版社的公众号上找合适的书籍——最新出版的、又符合该报书评要求的书。虽说难找但最终还是找到我自己认为合适的书籍——《文物中的鸟兽草木》。

刘敦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美术理论家、考古学家。出没于古代器

物与画像中的鸟兽草木，题材广泛，映现着人们与自然界生物丰富密切的关联，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脉络。《文物中的鸟兽草木》这本书通过描述这些图案、纹样的风格，剖析其意涵，来推想古人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改造与利用，复原彼时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追踪古族的征伐与迁徙，再现悠远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呈现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价值。

翻开那本书后，我爱不释手，认真写下的书评，通过邮箱我满怀期待地投给那家报纸。很幸运，编辑老师很快回复：“请尽快拍些书中插图发过来，择优一并刊发。”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收到消息我欣喜若狂，马上赶到公司拿那本书。然而，乐极生悲。我在公司找了好久，居然没有找到——那本书不知被谁拿走了！问了几个喜欢读书的同事，没有结果。我不再犹豫，马上在网上下单，再买一本。

拍好书中的插图，我发给编辑老师，并告诉她这本书的周折。她回复：“难为你了，很好的，将择日刊发。”我望穿秋水，希望早点看到我的文章刊发在报纸上。但我也知道，这需要时间。那家报纸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有一期书评版面。两三个月过去了……翻阅那家报纸，我发现书评版好像没有了，那个编辑老师的名字也没出现在报纸上。不久我的邮箱中收到编辑老师的信件：“甘老师，抱歉，因报纸改版，书评版取消了；因工作调整，我已不负责报纸编辑工作……”

那些日子，我的情绪变化跌宕起伏：期待、温暖、昂扬与自豪……但是，这样的结果我虽然失望，但也理解，并心怀感恩。编辑老师对我那篇书评的肯定，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投给了一家杂志，后来发表了。我的读书热情高涨，写书评的热情也高涨。后来，发表的书评作品也多

了起来。我感谢那个编辑老师，也对《文物中的鸟兽草木》这本书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情愫。

前几天，有非常要好的书友相聚。同样热爱读书的他，从我这里借了些书回去读。在那排书架上，他抽出的第一本书竟然就是《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巧的是他也爱不释手。于是，他没有理我是否愿意，就把它“拿”走了。在他上车离去时，我指着那本书说：“尽快看、别弄坏了、早点还……”他瞟了我一眼，做了个鬼脸，不理我，轰一脚油门，瞬间离我远去了。凭着 we 多年的友谊和对他的了解，我觉得那本书也应该离我远去了，失落开始在我心中潜滋暗长。

古语云：君子不夺人所好。但在我和他之间，尤其是遇到都喜欢的书籍时，却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它与金钱无关，更多的是一种“另类”的情谊吧——彼此“伤害”，方能珍惜。君子有成人之美。既然他也喜欢这本书，就送他吧。我在网上下单，第三次买下了《文物中的鸟兽草木》。我希望自己对书的那种不舍常在，将枯燥乏味的日子化为令人愉悦的时光。

三

作家周华诚给我寄来他的新书《不如吃茶看花》。拆开包装后，我发现此书的样子与他前几次给我寄来的新书完全不一样：书中，页与页相连，看书时，一定需要用裁纸刀裁开才能看。

我感到特别奇怪。难道这是一家印刷厂的残次品？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在书的扉页上，有这样的一行字，让我知道这是一万个不可能的：“甘武进兄存念。一犁春雨，满架书香。周华诚。二〇二三年十

月。”那些文字行云流水，笔走龙蛇，左下角还盖有他的红色印章。

书的内容，我想一睹为快。和书对视片刻后，我打算拿到朋友开的快印公司处理，否则我用裁纸刀一页页裁开，再来读，太费时间了。在微信上，我把这本书的样子拍了几张图片发了过去。朋友说，这个简单，在裁纸机上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把书的三个边弄好，但是裁纸的师傅现在没有时间，你先拿过来吧，估计要到下班的时候才能处理好。

就这样，我用纸包好，把书送了过去。当时是下午3点多钟。回到家后，我站在书柜边，左思右想，总觉得不对劲：周华诚先生不可能送本残次品的书给我。突然间，我记得好像有“毛边书”这个说法，虽然我读书、购书好多年，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莫非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毛边书？我在网上一查，他送给我的这本的确就是毛边书！

原来，所谓毛边书，也叫毛边本，就是印刷的书装订后不切光，“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削”，页与页相连，看书时，需耐心将书页一一裁开，页边毛茸粗糙，故曰毛边。另外，在书的“天”“地”及四周，多留空白。这是一种别具情趣的装帧方法，起源于欧洲，盛行于法国，之后流传到我国。从美学的角度来讲，毛边书表现的是一种朴素、落落大方之美。

白化文先生在《人海栖迟》书中谈到，中国毛边本的“始祖”据说是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鲁迅对毛边本情有独钟：“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唐弢先生说：“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朴素，自然，像天真未凿的少年，憨厚中带些稚气，有点本色的美。至于参差不齐的毛边，望去如一堆乌云，青丝覆顶，黑发满头，正巧代表着一个人的青春。”

我深以为然，且倍感荣幸。我竟然拥有周华诚先生的这样的一本毛边书！欣喜之余，我又紧张起来。看看时间，快印公司的员工快下班了。我赶紧给朋友打电话：“我送过去的那本《不如吃茶看花》，师傅还没有处理吧？”朋友说：“正准备处理呢。”他问：“甘哥，咋回事，你的语气怎么那样着急？”“不用他处理了，我马上过去拿。当面给你解释。”挂了电话，我下楼开车，直奔快印公司。

当我把书拿到手中，看到依旧是送去的样子，我才真正松了口气。回到家后，我将书放在书桌上，泡上一杯自己喜欢的龙井茶，嗅着茶香，品着茶味，拿起裁纸刀，裁一页读一页——书韵茶香，无比惬意。周华诚先生在《山是山，水是水》一文中写道：“我喜欢收集毛边书。毛边书，不宜于敷衍翻阅，只适合慢条斯理闲品。”“读毛边书，一手捧书，一手执刀，刺啦刺啦割开两页，读完，再刺啦刺啦割开两页。这就让阅读也具有了手工的性质……”

那是多么美妙的体验呀！初识毛边书，我的情绪变化居然如此跌宕起伏：不解、期待、温暖、满足与自豪……我边看边裁，既有一种短暂等待的喜悦，又多了一份乐趣和雅致。谢谢周华诚先生的毛边书，它让我在信息时代的阅读中，回到过去的那种书与人、物与我、情与意的交融中，并体会到了人的情意、书的韵味。

四

2025年6月的一天，刚上完课，文友胡春晖给我发来消息：“这几天，会有一个来自北京的学者找你。”我觉得很奇怪。作为长期在广东民办学校当教师的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来找我呢？我向胡春晖追问，他

说：“你不用着急，更不用担心，马上就会知道的。”

稍后，有一个人要加我微信。看到是来自北京的，我同意后，有个电话也打了过来：“我是刘明，《中国古书版本笔记》这本书的作者，谢谢甘老师，给您添麻烦了，也感谢您的关注……”原来，他的这本书在2020年11月出版后，我买了下来，写了篇书评，2021年分别在几家报刊上发表了。他因工作需要，让我帮他找找作品发表的电子版或图片。

我特意在网上看了看。刘明，1981年3月出生，山东章丘人。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获得博士学位。2007年至2018年，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主要从事善本古籍的采访、编目和整理工作，曾参与“天禄琳琅书目新编”“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中华善本再造工程”等项目。2019年5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学和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的研究。

《中国古书版本笔记》是刘明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善本古籍采访、编目、整理工作时的学术笔记。作者撷取流传至今的宋元版等珍籍五十余种，以雅俗共赏的笔调，将实物记录、版本源流、批校题跋、鉴藏印记、递藏关系、书林掌故等内容融为一炉，在典籍层面纵深挖掘，多方位考索，以充分揭示它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撰写时，注重行文的严谨有据和雅俗共赏的统一，并配有相应的书影，以直观展现灿烂的古代文明积淀，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记得当时读这本书时，我读得很“吃力”，也读得很辛苦，但最终写成的书评先后在数家报刊上发表了。其中一篇，首发在《湖北日报》上。一直以来，我有收藏自己作品发表的报刊电子版或图片的习惯。我根据作品发表记录找到了相应的图片，发给刘明。在微信上，他给我的回复

是“完美”，并特意打来电话感谢，还热情相邀：“甘老师，有空到北京了，一定给我个电话，我请您吃饭，当面表示谢意……”

因一本书而结缘作者，与作者沟通交流乃至成为好友的，还有江苏作家巍然。他军旅之途与文字结缘，笔耕不辍三十余载，多篇作品荣获全国奖项，多篇美文入选中学课外教辅教材以及年选、文集等。他出版的《我是风筝你是线》《回忆是条归乡路》《此物醉相思》这三部散文集被称为“苏北三书”，从多维度记录了乡土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是一帧乡村中国的缩影。

他寄来这三部散文集，让我写几篇书评。在书中，巍然采用抒情诗一样温馨的笔触，多维度回忆，从心灵中过滤出乡村的图景与生活，仿佛立在河边的渔人撒出一张细密的大网，在岁月之河里把往事打捞，让在乡村生活多年的我，感同身受——思念是生命的炊烟，故乡是回不去的过往；那人那事那情，剪不断理还乱……书评很快写好了，先后发表在《中国城市报》《江西日报》《公民导刊》等报刊上。

巍然很开心：“甘老师，我把您发表的书评作品都收集起来了，书籍再版时，我将把它们附在书中。”我很欣慰。文字是跨越山海的桥，而读者的共鸣，是对写作者最珍贵的馈赠，类似的还有广东的杨华之、广西的杨福喜等。那些因书结缘的情谊，早已如巍然笔下的乡土故事般，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暖，无需多言，却自有力量，成为彼此生活里一段关于热爱与共鸣的美好注脚。

我的篾匠师傅

■ 王 健

七十年代，建始县花坪镇供销社有一栋木房子，长约三十米，宽十米左右，是两层木结构。二楼东头是个厕所，西头专门堆放一些杂物。楼下是马厩，堆放马料稻草。相邻还有个竹制品加工间，加工的竹制品是供销社收集山货时捆绑用的竹篱笆，长为一米二宽为一米左右。竹制品加工有锯竹子、劈竹子、起篾、编织、打捆等工序，加工费是两分钱一个。

在竹制品加工间里，长年累月地有两位师傅在此辛勤地编制竹制品。其中一位年纪大的是谢师傅，他居住在花坪镇那条古老而宁静的老街上，年纪在五十岁左右。谢师傅天生就患有侏儒的疾病，身高仅仅只有一米四左右，性格十分内向，不善于与人交谈，每日里总是默默地专注于手头的竹制品编制工作，仿佛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

另一位则是田师傅，他的家住田家坪，年纪三十岁上下，腿部有着明显的残疾，行动不太方便，一直未成家。与谢师傅的内向性格截然不同，田师傅性格开朗，能说会唱，总是充满了活力。

也许是因为他们从事的是计件工作的性质，两位篾匠师傅都是各自独立干活，无需相互配合便能顺利完成各自的编制活路。也可能是因为两人之间存在着年龄差距，形成了代沟。尽管他们共处一室编制竹品，却很少有交流，一天下来难得说上一句话，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默契的沉默。

我们小朋友常常会跑到那个地方去玩耍，逐渐与这两位篾匠师傅混熟了。每次只要到供销社那个方向去玩耍，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进篾匠屋里去。

尤其是到了寒冷的冬天，篾匠师傅会将竹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点燃，生起一小堆温暖的火来取暖。在那寒冷的冬天里，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就能带来心理上的温暖暗示，仿佛能驱散所有的寒意，这也是我们小朋友特别喜欢去那里玩耍的原因之一。

小朋友的到来，总是能够打破那沉闷的气氛，孩子们的陪伴给篾匠师傅们带来了不少的乐趣和温暖。尤其是田师傅，他总爱讲一些幽默风趣的笑话逗我们开心，我们也非常喜欢听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和笑话，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田师傅担心我们小朋友在这里玩耍，会惹得谢师傅不悦，便悄悄地向我使了个眼色，示意要让谢师傅给我们讲故事。然而，谢师傅并不擅长讲故事，推辞了半天，最后只好从身边的布袋子里掏出一些核桃，分

给每个小朋友吃，这让我们兴奋不已，纷纷欢呼雀跃。

田师傅从谢师傅的这番举动中看出，他不反感我们小朋友在这里玩耍，内心也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田师傅自幼便患有小儿麻痹症，行动不太方便，小学未毕业就不得不辍学，后来当了几年篾匠学徒，出师后便来到这里，从事加工竹篱笆的工作。虽然这份工作的工钱并不高，但长年有活干，算是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因此他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尽管身患残疾，田师傅却从未因此感到气馁或自卑，反而展现出极强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他酷爱阅读，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从天文地理到历史文化，几乎无所不包。在孩子眼里他就是一个文化知识渊博的师傅，什么都懂都会。俗话说“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这点在田师傅身上得到应验。他特别欢迎小朋友们到他那里玩耍，也总喜欢与我们分享各种知识，一边熟练地做着篾匠活，一边用他那生动有趣的语言，为我们讲述各种精彩的传说，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天文地理现象和深厚有趣的历史文化故事。

讲述时总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个神奇而美妙的世界，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每当故事讲到精彩之处，会突然停止，留下一个悬念，让我们心痒难耐，急切地期待着下次再听他继续讲述。其实，田师傅的这个小心思，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我们，把小朋友们的心牢牢拴住，让我们下次还会再去玩。

他讲述的故事种类繁多且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领域的经典之作。既有《三国演义》中那些智勇双全、威震四方的英勇豪杰，如关羽的忠

义、诸葛亮的智谋；也有《水浒传》中那些性格各异、义薄云天的梁山英雄，如宋江的仁义、武松的勇猛。还有《红楼梦》中那些错综复杂、感人至深的爱恨纠葛，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凄美爱情、王熙凤的心机深沉。

特别是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鬼神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既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仿佛身临其境，又让我们心生畏惧，脊背发凉。

那种既想继续聆听、探知更多细节，又害怕得不敢续听、生怕被故事中的鬼神缠身的复杂情感体验，使得我们对田师傅的故事愈发着迷，每次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接下来的情节发展，有时甚至因为听了那些惊悚的鬼神故事，而在夜晚睡觉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甚至做起了噩梦。这种独特的吸引力，让我们对田师傅的讲述欲罢不能，每次相聚都充满了期待与好奇。

一次放寒假期间，我独自一人前往篾匠屋。那天上午是个阴天，天空一片阴沉沉的，厚重的阴霾如同灰色幕布，将整个天空严严实实地笼罩起来，使得天空变得昏暗，给人一种压抑和沉闷的感觉。

在篾匠屋门前等了一会儿，大约到了九点钟，两位篾匠师傅还没来，我便决定不再等待，自行取出了田师傅事先告诉我存放的钥匙，轻车熟路地打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篾匠师傅们对我的品行和为人比较信任，知道我不会做出任何出格事或有不当的行为，因此才放心地将钥匙的藏匿之处告诉我。

推门而入，随即又随手将门关上，站在了屋子的中央位置。四周静悄悄的，偶尔屋外山间传来乌鸦的叫声，一阵阵秋风吹得玉米秸秆发出

“嚓嚓”声。

突然间，我的目光被隔壁堆放马料的屋子所吸引，只见那屋子的横梁上，吊着一个形状疑似人形的物体，隐约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诡异。

篾匠屋与马料堆放间虽然名义上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区域，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有设置坚固的隔墙，仅仅是用几块木板简单地架成了井字形结构，作为象征性的隔离。这样一来，两间屋子基本上是相通的，可以随意地从一间屋走到另一间屋，毫无阻碍。

马料间内堆满了用于喂马的稻草，起初我对那吊着的似人形物体并未太过在意，加上屋内光线有点暗，看不清楚，以为只是某种悬挂的杂物。然而，片刻之后，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不由自主地穿过那简陋的隔板，想要走近一探究竟。

随着距离的缩短，我逐渐看清了那物体的细节，发现是一个人，穿着一套藏青色的新衣服。我再抬头仔细一看，顿时心中一惊，那竟是一张我熟悉的面孔。惊恐万状的我转身便向门外跑去，但双脚已经没有力气了，完全不听使唤，刚打开门便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我一边大哭大喊，一边挣扎着试图站起来，拼尽全力往外跑。

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我大病了一场，整个人变得恍惚不已，总是感到莫名的恐惧和不安。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创伤，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得以平复。每当脑海中浮现出谢师傅和田师傅，依然每日在那里默默辛勤劳作的身影，我的心中便会涌起一股牵挂之情，仿佛那些恐惧和

不安都算不了什么，不再觉得那里有什么可怕的了，有了想去篾匠屋的冲动。

经历了那次事件后，我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得到了增强。十多年后，当我步入职场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环境和各种挑战，尽管也曾遭遇过一些险恶的情景，甚至还亲自处理过类似的事件，但我内心比同龄要强大，始终沉着冷静，从容保持着无所畏惧的坚定神情。或许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从容面对困境的心态，正是与我曾经的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密不可分，在无形之中塑造了我在职场中的坚强与勇敢。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小朋友再次前往那里游玩，谢师傅没有来，只有田师傅独自一人在忙碌。见我们到来，他显得格外高兴，说道：“今天给你们表演个节目，吹奏《白毛女》。”他还特别叮嘱：“表演时，你们不能看，要把头转过去，只能听。”虽然心中有些好奇，但我们还是欣然按照他的要求转过头去。

“北风吹，雪花飘”，那声音真是悦耳动听，我们从未听过如此别具一格的音色，其中还带着一丝细微的颤抖。表演结束后，我们注意到他手中握着一根竹子，竹子的一端已被挖空，并且贴满了竹膜。他一边哼唱，一边通过竹膜的振动来发声，颇有类似于当今流行的电吹管的音色。这种吹奏无需复杂的指法技巧，只需哼出曲调，便能奏出相似的优美乐声。当时，这一幕真是让我们眼界大开。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他又演唱了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微山湖上”，“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美妙的乐曲，从篾匠屋传出飞向远方。

在篾匠屋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聆听了很多故事，丰富了知识，还

潜移默化地学习了篾匠手艺。后来，田师傅特意为我腾出一小块地方，让我在那里练习编织竹篱笆。编好的篱笆就地存放，待交给供销社后，依据编织的数量和供销社的结算标准获取加工费。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我居然编制了五十多个，每个篱笆的加工费为二分钱，最多的一次我领到一块多钱的加工费。手握这笔钱，我兴高采烈地去买了瓜子和橘子，与大家一起分享。

田师傅还传授了我一些篾匠技艺，能起篾到三至四层。一次在起篾时，我不慎割伤了左手食指，鲜血直流，至今手上仍隐约可见那道疤痕。

自从手不幸受伤以后，父母就严令禁止，不让我再到那间充满竹香的竹制品加工间去玩耍了。尽管他们三令五申，但在我手上的伤口逐渐愈合之后，我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偷偷地溜回了那个熟悉的地方。

田师傅见我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脸上立刻绽放出了温暖的笑容，那笑容中充满了亲切和关怀。他从工作台下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早已精心编织好的笕箕，轻轻地递到我的手中，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专门为你编制的。”我能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深深的歉意，从他的语气中感受到那份真挚的内疚。他对于我手受伤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他没有尽到应有的保护责任，内心充满了愧疚之情。因此，他用这个精美绝伦的笕箕来表达他的歉意，希望能稍微弥补他内心的亏欠和不安。

这个笕箕是用细篾精心刮光后编制而成的。每一根篾条都细腻光滑，粗细均匀，排列得整整齐齐，工艺之精湛令我叹为观止。

整个笕箕外观非常精致漂亮，当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回家后，父母看到这个凝聚着田师傅心血和心意的礼物，也非常感动。他们一直舍不

得让这个笕箕接触水，生怕损坏了它的完美无瑕，所以只用来装一些干燥的物品，以此来珍藏这份特别的情谊和感动。

1975年3月，我即将离开花坪镇，前往竹制品加工间去向田师傅告别。田师傅见到我，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舍和深深的关切，他轻声问道：“听说你要到黄石市那边去下放农村，是真的吗？”我点了点头，心中也充满了离别的伤感。他接着说：“我现在一心想多攒点钱，无论如何一定要到武汉的大医院去把腿治一下，就算最后治不好，我也就死心了。”此时，我仿佛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那是一种顽强的精神在闪耀，透露出他对生活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坚定的信念。

我接着说：“到时候我给你写信，如果你到武汉去看病，我就去看你。”听到我的回答，田师傅哽咽了，瞬间眼中噙满了泪水，那泪水中有感动，有不舍，也有对我未来的祝福。他默默地转过头，把视线投向了另一边，仿佛在掩饰内心的复杂情感。那一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言的温情和深深的牵挂……

回想往昔，在我少年时代，田师傅不仅给我们传授了许多文化知识，诸多实用的篾匠技艺，还常常在不经意间收获了一些生活经验，这些就像一股清泉缓缓流进少年的心田。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话，却在少年心中悄然播下了求知的种子。虽然是一些零散的知识碎片，在少年心里慢慢地拼凑出了一个稚嫩的图景。

这些宝贵的经历，为我日后步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铺垫。此外，田师傅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却深远持久的影响，成为我心中永恒的楷模。

离不开的懒豆腐

■ 高岸东

懒豆腐，一种豆香与菜叶交融的浆羹，是我至今断不掉的“乳汁”。鄂西土家人，都对它有着婴孩般的依恋。

自西汉刘安无意之中发明了豆腐，豆腐天下尽知，是再普通不过的菜肴。在豆腐前面加一个懒字，显得招眼。相传某一年，土家山寨有位媳妇偷懒未完成豆腐制作，直接将豆浆与青菜同煮，意外发现味道很好，遂有了懒豆腐。作为土家人后裔，我热衷于另一个传说。相传土家族先祖向王天子在宜都走亲戚时，亲家母因儿媳打瞌睡误将切细的南瓜叶倒入豆浆，没想到向王天子品尝后赞不绝口，懒豆腐自此在周边传开。这些逸闻传说更像戏说，总在试图让“懒”字有一个站得住的解释。民间谜语也说：土堡里面生，石缝里面滴，山里人最爱吃（音七），名字取得蛮消极。

传说终究是传说，对史学和鄂西地方志有所研究的人士，多数认为，

在明清时期，鄂西山区土地少而贫瘠，黄豆产量有限。土家族人为节省食材而又尽量能填饱肚子，简化豆腐制作流程，省去滤渣、点卤、压块等工序，将豆浆与青菜同煮，便有了这样一道百搭的家常汤菜。一豆一菜，组合简单到“一青二白”，煮食时无需油星，盐也可少放或不放。相对于豆腐，算是半途而废，偷了懒，做食两简，方便易行，所以生动形象地冠上了一个“懒”字。

懒，天生是个贬义词，唯有懒豆腐将它变成了褒义。这源于人们困苦时期的生活智慧和长久不衰的喜爱。

“快回来吃饭，今天有懒豆腐哦。”这是妻子重复了三十年的话。咋不说有肉有鱼呢。我家餐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碗碟，其次就是懒豆腐。这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打我记事起就这样。

早先老家有两副石磨。大的叫礮子，用来磨苞谷面，十天半月排一次班。小的叫腰磨，主要用来磨黄豆浆，打懒豆腐，吱呀的转动声几乎每隔两天就会响起。天热的时候在早上，在大人上工之前。天凉的时候在晚上，在煤油灯摇曳的灯影里。礮子和腰磨虽有分工，但工作性质相同，一个磨面，一个磨浆。而且在不缺粮的日子，它们最终的劳动成果会成为绝配，即我们当地民谚常说的“面饭懒豆腐，草鞋家机布”。有些糙嘴的苞谷面饭，遇上懒豆腐，就如同粗野的后生遇上了水灵灵的姑娘，立马温润起来。

“粮不够，瓜菜代”。在我小时候，不缺粮的日子并不多。懒豆腐常有，而面饭不常有。顶替面饭的是洋芋。洋芋是正统蔬菜一族，在上世纪饥肠辘辘的年月，担纲起主粮的重任。

懒豆腐是极简的菜肴。把黄豆泡上个十小时左右，豆粒吸足了水，圆润鼓胀，两指一捏，豆粒飞出去，手里只剩下一张半透的薄皮。金蝉脱壳的招数，却逃不过石磨的吞咽和旋转，一把一把地喂进去，很快磨成了浆，一股线的流进木盆里，如刚冲的牛奶。将浆倒入铁锅，大火煮沸，沫子浮起来，立马撒入细切过的、挤过绿汁的青菜（鲜嫩的萝卜缨、南瓜叶是佳配），小火慢煮至菜叶软烂即成。当洋芋充当主食时，饭菜不必分家。直接将事先煮至八九分熟的洋芋（有时还添加四季豆）倒进懒豆腐锅里，再加一把火，放上两勺子盐，就可拿碗盛了吃。餐桌可以直接省掉，两碟泡菜也可放在灶台上。

生产队也办过一段时间的集体食堂，顿顿也是几大锅懒豆腐洋芋。劳作的大人吃，不劳作的小孩也跟着大人去吃，三大碗撑下去，人人成了直起身子的青蛙。饭量长了三成，可力气和干劲却像泄了气的皮球。

当生活的希望只是填饱肚子，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基本只种植苞谷、洋芋和黄豆，人们的食谱也就是这三样的排列组合。懒豆腐的重要地位，无可撼动。生产队里收了黄豆，在田中捡漏，或者在捶打脱粒过黄豆的泥地里用手抠残余的黄豆，便是我们作为孩子的乐趣与劳动所获。运气好的话，可以保证三个懒豆腐。别看贴着“懒”字标签，一碗懒豆腐的得来，同样不易。

第一次学打懒豆腐，是我十岁那年。我下巴刚与磨架齐，祖母站在右边，我在左边，一上去我就使出吃奶的力，腰磨纹丝不动，祖母稍稍加了一把力，我朝前一窜，下巴撞在磨架横着的把手上，火辣辣地疼。祖母就给我讲，推磨，要匀着力，慢慢来，像我给你哼的民歌一样，能

打出拍子。做事情，过日子，都跟推磨一样的。力审不好，人站不稳，力耗得快；量审不好，渣就多，出不了细活。祖母的话，我总是记得清晰久远。

一餐吃不完的懒豆腐，放着会变酸，尤其是热天酸得快。懒豆腐酸了，千万别认为是坏了，而是另一道更美味的菜。有了酸懒豆腐，热油一炆，刺啦一声倒进锅里，然后撒上一勺红红的辣椒面（也可以是青椒碎末和蒜泥），煮上一会儿，待水分少了，再撒上切碎的葱花蒜苗，便是酸辣俱全的人间美味，更开胃，更下饭。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楼下，就有一家专门卖酸懒豆腐的早餐店，我每周要去吃一两回，香气裹着记忆漫满小店，人没到，口水就满仓了。过了早上九点，大铝桶就见了底，只好咽了口水，悻悻离去。

我一直认为，黄豆是食材中最为神奇的存在。做成懒豆腐，酸了是美味。发酵腐烂了，做成豆豉，是美味。做成豆腐，发酵腐烂了，则是吃起来欲罢不能的腐乳。想一想，在鄂西土家人眼里，黄豆就是神豆，就是心灵手巧、一心付出的母性，每一粒黄豆都是乳头。

懒豆腐陪伴的年头越来越长，日子也越发丰盈饱满。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石磨纷纷下岗，电磨走进百姓生活。也有不少家庭换成了一只手能转动的小石磨，还有人使用插钵，这两种方法能更好地保留豆香，做出来的懒豆腐最好吃。倘若是花椒树制成的插棒，更会多一份特殊的香气。为应对快节奏的生活，县城有很多人用上了豆浆机，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早上上班前，抓一把黄豆泡着，晚上回来几分钟就有了懒豆腐。不管生活怎么变，饭桌上的懒豆腐没变，它是藏在黄豆和菜蔬里的乡愁。

经久不衰的懒豆腐，一路走到今天，鄂西人爱它的心理却从未改变。困苦年月，餐餐不离懒豆腐，吃不厌是一个方面，关键的，是对有限食材的极致利用，也为省时省力，这是应对苦日子的精打细算。现在，则是不可或缺的健康食品，说是保健食品也不为过。饭前喝一碗，可以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有助于瘦身塑体。往饭里泡两勺，寻常的白米瞬间变得晶莹温润，犹如玉粒。饭后喝一碗，油腻感顿失，通体舒畅。就这简简单单的懒豆腐，困苦年月能治浮肿病，现在能挡“富贵病”。

曾经，人们一度觉得懒豆腐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需要讲究的家宴或是请客上馆子，懒豆腐都不在菜单之列。即便主人爱食，也只是打一钵放在一边。现在不同了，宁可食无肉，不可桌无懒豆腐，在家在外一个样，而且成了我们土家人招待远方客人的特色菜之一。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懒豆腐保留了黄豆的膳食纤维和青菜的维生素，蛋白质含量高，能降低胆固醇，符合当下健康饮食潮流。懒豆腐，与土家人的南曲、山歌、撒叶儿荷一样，正在向四方流淌，走进眷恋乡土的千家万户。

如今，我们在和谐与丰腴中走向更加美好，懒豆腐依然青春，在坚守不变的味道中，又怀揣着新的含义和隐喻，我们彼此见证，与鄂西大地、巴土根脉不离不弃。原来，有些味道从未离开，从来不会消失。一捧黄豆，一把嫩菜叶，一副磨，一抱柴的烟火，这看似至简至朴的食物背后，却蕴藏着勤俭与智慧，承载着文化，也嵌含着走向远方的基因。或许，最能代表鄂西土家人的，就是一碗懒豆腐。

■7月2日，襄阳市樊城区作协主席朱华杰、副主席陈玲带领作家赴南漳县板桥镇宋家坪村，为6岁贫困儿童宋博楷送去善款和学习用品。

■7月3日，襄阳市作协副主席、《乡亲》杂志主编李道立出席襄阳市第二届“水镜·东方明珠杯”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启动仪式并授课辅导。

■7月8日，襄阳市作协网络文学分会妇联主席朱红艳主持召开首场网络文学创作座谈会，探讨网文与短剧融合路径。

■7月11日，老河口市作协组织20余名作家赴洪山嘴镇蜂子沟抗战遗迹采风，弘扬抗战精神。

■7月11日，钟祥市作协主席刘正权与《莫愁湖》编辑孙小梅走进雷锋精神传承馆，为学生开设写作讲座。

■7月11日，黄石港区作协举办“遇见仲夏·品读未苏”读书会，中国文联“文艺两新”培训班代表现场观摩。

■7月12日，原省作协党组书记毕志伦主持麻城市《后山书院录》（第二集）第三次编委会会议，审议书稿并指导编纂。

■7月15日至25日，襄阳市文学院举办9期“少年作家”文学公益讲堂，全市中小學生300余人次参加。

■7月17日，团风县作协主席徐帅、常务副主席邵火焰赴淋山河镇五云山村慰问暑期爱心托管班志愿者及儿童。

■7月19日，荆州作协“养知读书会”第七场活动在荆街“如是”茶空间举办，研讨青年作家李娃小说集《看不见的河流》。

■7月24日，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在恩施州出席文学交流座谈会，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凡胜致辞。

■7月26日，孝感市作协主席方东明参加“五校文学联合体”第四届研讨会，共议校园文学发展。

■7月27日，老河口市作协主席刘晓蓓主持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崔生田任党支部书记。

■7月29日，襄州区作协举办“文艺轻骑兵·致敬火焰蓝”共建活动，涂廷多、李叔德、张卫华等10余位襄阳文艺家慰问消防救援队伍。

■7月29日，荆州市作家协会与“鹿阅读”文学网站在市作协“文学之家”举行“鹿阅读文学网站荆州工作站”授牌仪式，吴利华任首任站长。

■7月31日，房县作协主席张俊鹏主持召开“文艺助残活动结稿座谈会”，总结14个残疾人典型采写成果。

■8月2日至4日，国际诗人笔会副主席黄亚洲、总干事韩庆成在孝感安陆出席中国分会第一届理事会会议。

■8月5日，以“铭记历史 热爱山河 保护非遗”为主题的叶梅长篇小说《神女》读书分享会在恩施州非遗展示馆举行，恩施州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凡胜出席分享会并致辞。

■8月9日，周毓麟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寻找国朝第一人》《炳如日星权为中华》研讨会，在孝感市作协“槐荫书城创读基地”举行。研讨会由孝感市作协主席方东明主持。

■8月15日至19日，荆州市作协副秘书长敖晓俊、会员李冉、张梦航走进社区，为爱心托管班儿童开设文学公益讲座。

■8月16日，孝感市作协副主席万雁在市图书馆作题为《“如果”你阅读》的专题讲座。

■8月19日，黄石港区“服务社区·颂唱时代”秋季文艺创作研讨参观活动在黄石白马山社区举行。区作协名誉主席王汉文等参加活动。

■8月21日，孝感市作协主席方东明率队赴劲牌有限公司采风，体验企业文化与中医药传承。

■8月21日，鄂州市华容区作协主席张晓琴主持“书香华容·文脉相承”作家姜志成作品分享会。

■8月22日，通山县原野诗社组织40余名会员赴犀港村开展“诗赋犀港 情系古桥”采风活动。

■8月23日，荆州市作家协会、松滋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养知读书会”第八场活动，研讨松滋作家胡如奎散文集《恣闲行走》。

■8月23日，咸宁市作协举办“本地作家作品欣赏会”，展示周航、游海等诗集。咸宁市政协副主席、市文联主席刘智毅，市文联党组书记、市作协主席杨志文出席该活动。

■8月25日至26日，宜昌文艺家走进宜都开展主题采风暨青年文艺英才训练营活动。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受邀为训练营进行专题授课。

■8月25日，襄阳市文学院公布第二届汉水散文征文比赛结果，王道勇获一等奖。

■8月26日，枝江市作协举办“润宁情·端午韵”征文颁奖暨新书发布会。

■8月27日，襄阳市文学院举办“江畔读书会”年度“十佳阅读者”颁奖活动。

■8月30日，老河口市作协举办“山河记忆 时代华章”纪念抗战胜利

80周年诵读专场活动。

■9月2日，黄州区作协举办长篇小说《烽烟岁月》创作分享会。

■9月5日至7日，“长江流域县域明珠行”名家笔会活动在通山县成功举办。

■9月7日，荆州市作协举办第九场“养知读书会”，聚焦陆剑报告文学《水官的故事》。

■9月8日，鄂州市作协公布“美丽鄂州空港新城”征文活动评选结果，68篇作品获奖。

■9月13日，咸宁市作协赴横沟桥镇开展“多彩横沟”主题采风。

■9月14日，松滋市作协主席周卫刚主持“大思政课”主题宣讲会。

■9月16日，老河口市作协赴邓州、花洲书院开展“先忧后乐”精神采风活动。

■9月19日，襄阳市文学院与新华书店襄阳市分公司襄城店联合主办的“书香长江”阅读周襄阳分会场文化惠民市集在襄城区昭明台广场开幕。

■9月20日至21日，鄂州市作协举办《心向长江》报告文学改稿会暨金秋采风活动。

■9月21日，黄石港区作协前往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开展“作家走读阳新·探寻文明乡村振兴故事”文化采风活动，周承强、梁小琳、叶祥东等10多位作家参加活动。

■9月25日，襄阳市文学院、谷城县文联联合举办“明月映中秋·诗情颂国庆”文学交流会。

■9月26日，襄阳市文学院联合共青团襄城区委、襄城区图书馆共同举办

的“书香祭孔·童诵经典”孔子诞辰日主题活动在恒大名都小学圆满落幕。

■9月26日至28日，荆门市作协组织“弘扬抗战精神 建设美丽家园”红色采风活动。

■9月27日，仙桃市作家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仙桃宜尚酒店召开，来自全市的75名作家会员代表参加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作协理事会和主席团。

■9月27日，枝江市作协举办“文学春蕾班”培训活动，枝江市副市长白琳丹、市文联主席王红琴等领导出席开班式。

■9月27日，孝南区文联、作协联合召开“艺美潏川”文艺领军人物（突出骨干）主题采写工作推进会暨改稿会，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娟，秘书长肖雨婷出席会议。

湖北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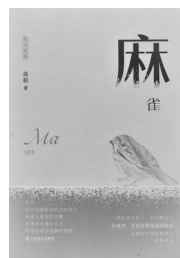
九九 / 著



余昌凤 / 著



游海 / 著



蒋毅 / 著



吴盛贵 / 著



燕七 / 著



庾明群 / 著



周承强 / 著



张学玲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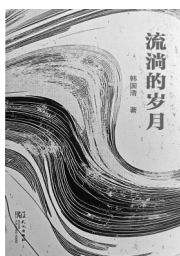
王卫东 / 著



蓝善记 / 著



张艳霞 / 著



韩国清 / 著



彭定新 / 著



刘青梅 / 著



方柄祥 / 著